

清

詩

話

漫堂說詩題辭

詩學至今日可云極盛非盛也直多耳人往往易視此道遂不覺率爾爲之不特能爲唐詩者不易得卽求能爲宋詩之佳者亦不多見此無他以無有大人先生如杜韓一流人爲若輩一說之耳卽有說之者若輩末由寓目而其于古人詩中又不復能自得師遂不知詩道中有此一段學問耳今大中丞宋公蓋所謂大人先生也政事之暇與諸公子說詩編次成帙特以一冊郵潮得無以潮爲可與言詩乎憶先君子戒潮不得作詩以謂作之不佳徒致貽譏議者故潮自甲子以來之詩概不作問世想今讀中丞此編益知先君子之說爲不可易余旣幸奉教于君子雖未敢謂可得其傳然從此而學焉亦可知其所由入當與不得其門者有不同矣抑又思之溫柔敦厚詩教也不淫不亂惟國風小雅有之今中丞之撫吳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下而其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漸化而爲溫柔敦厚之風則是中丞之說詩不惟可作文字觀並可作政事觀矣歙縣張潮題

...之...自...而...  
...之...中...之...  
...其...門...各...亦...不...司...  
...其...子...能...未...後...信...  
...亦...同...甘...亦...合...備...中...亦...地...  
...不...勝...計...情...以...讀...作...之...不...  
...前...後...大...知...地...德...以...一...  
...與...問...區...今...大...中...亦...宋...  
...天...有...富...何...事...是...十...古...人...  
...以...無...亦...大...人...於...世...成...  
...之...不...辨...猶...食...用...務...亦...不...  
...所...學...至...今...日...何...云...  
...堂...福...備...題...  
...

漫堂說詩

商邱宋 犖牧仲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尙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尙。大雅寢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鏘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樵唐。不必樵古。亦不必樵宋元明。而吾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甃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

詩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於前。羣盲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虜可哀也已。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警。故宋人詩集。度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尙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蓋意主採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擣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於既倒耶。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

之鼇擲鯨呿尙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貞世李龍學及雲閒陳龍子李雯諸子數十年

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

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

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

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

好之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為一派阮亭云如無縫

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咏懷

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

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厪以蘇李十九首為古詩耳然則子昂太白諸公

非古詩乎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即宋之蘇軾

黃庭堯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為歸墟昔人詩評杜工部如周

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蓋篤論也至杜之北征詠懷韓之南山諸大篇

尤宜熟誦以開拓其心胸。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燄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元好問各自成家而余於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言無須效贖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

子昂杜審言

沈宋開其先李杜

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

錢劉章

應物郎士元

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卽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

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秦岱滄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後來元白儘多長篇。去之霄壤。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

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

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陳李諸子闢鍾譚。虞山錢牧齋又闢雲

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鬯。盛唐王維

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義山滄

亦悠揚婉麗。颯颯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

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

關其闡闕。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難而



謝之學杜有得。卽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迴環含咀。不能自己。此真風騷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輯最廣。足資吟咏。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在。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

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槩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刺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啟楊基張羽徐貴。而高爲之冠。成宏閒李東陽雄張壇坵。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間。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閒。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龍。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其流別大槩如此。

余年十二。卽奉先文康庭訓。從事聲律。旋入侍禁園。側身屬車豹尾閒。

此道便棄。後歸故園。追隨侯域方賈宗徐肅諸君。分題拈韻。篇什遂多。迨

筮仕黃州。官衙岑寂。頗究心詩學。然初接王李之餘波。後守三唐之成

法。於古人精意。毫未窺見。康熙壬子癸丑。閒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

酒細論。又闖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王李學

三唐也。庚申。虔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作詩話。忽有所

得。阮亭侍郎序余西山詩云。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工。

余愧未敢當。足見此道自有實證。放翁論詩長句云。我昔學詩未有得。

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慙色。末云詩家三昧

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殆先我

而言之矣。年來平江使院。與老友邵青門長晨夕揚扞。方思就所已造。

廣所未能。而老已冉冉至。念之三歎。戊寅長夏。兒致筠心艷父兄倡和

之樂。欲請學詩。因書此說付之。並記余學詩崖略於末。

漫堂說詩終

跋

漫堂先生詩稿最富。余所得見者。一爲綿津山人集。一爲滄浪亭詩。而長公山言孝廉。又復工詩。蓋其先相國文康公白華堂詩。原本忠孝。故詩學之盛。萃于一門。無一語一字不足爲後生小子所矜式。今讀此編。家學淵源。洵不誣也。心齋張潮。

...

...

...

...

...

...

...

...

...

而菴詩話小引

徐子而菴所說唐詩凡三百五篇其與同學論詩卽宋元人所謂詩話是也余嘗取而讀之大抵與金子聖歎所評唐才子詩相爲表裏以分解爲主以起承轉合爲法余雖不知解數然未嘗不知起承轉合也以意逆之其所謂解當卽古文家所爲段落者是夫段落之式首爲起次爲承者其前段也又次爲轉末爲合者其後段也此不獨作詩爲然凡種種文字莫不皆然而於五七言律則獨有難焉者蓋字數既少而亦必遵其法未免束縛拘攣不能自主寧若他文之可以長短多寡任意爲之者乎譬之東方曼倩長九尺三寸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不能加多侏儒長三尺餘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亦復不能減少使善丹青雕鏤者作數尺之像固無難優爲之苟縮而爲數分則必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始能以無厚入有間然不可謂數分之入遂可面置於下而足置於上也然則律詩分解誠尤難於古風也哉心齋張潮撰

欲圖以止也然順會諸侯雖欲古風也姑心齊建厥難

傳事之口故論以城邑人皆聞然不可謂城邑之人愛何論罰以可而

與春於樓以之爾固城曠野為之高譙而為建侯開以城曠農之畏公

走於歸是三只給其耳目口鼻手足如歸亦對不論孰也斯善其詩則

公之春平曠之東衣曷命其只只三七其耳目口鼻手足如歸不論時

而或其於未食東歸亦不謂自主寧善而文之可以其謀之寡于

而或友半莫不皆後而然正之言者限際齊曠深善蓋字幾焉也而亦

以春春其前也及於曠曠夫為合春其於也此不處非其然也

而或之其謀而論論論古及家則為思器器夫也器之左首為強

而或主以強強強合宜必余福不秋強強然未嘗不秋強強強合也

而或余有以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而或子而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而菴詩話

吳縣徐 增子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摩。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於今日。頽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真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滄殺於壘菜盃中矣。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卽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閒。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尙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卽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畧，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於縹緲，調者

而  
者  
詩  
言  
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畧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已。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揆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闊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於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煮熟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於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之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志趣之所在。而徒求於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不似。卽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於薄。詩人之習。日就於容易便利。於是皆走活法而避

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地云。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寒濫溢之門。堅上進之路。崑心致志。面如灰。鼻如水。十年廿年。討其消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卽蓋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先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

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尙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應酬活套法也。

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於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所以妙於篇章之外。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真。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於筆下。卽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籬也好。鼓也好。獅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

精神俱顯出來。方是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畧。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碁力酒量。不可勉強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於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而今人端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於詩自然有得。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失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肯作次韻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爲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一分不到。則九分

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丈之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

披橫纏於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關繫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卽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鷺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

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便覺摩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

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改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詩亦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个宗門大漢子。



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个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方不死於句下也。詩貴有轉手。非熟於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於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欹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作詩乃自己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

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卽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毀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鑑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個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洽，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卽是前解二十八個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畧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卽他不得。離則傷體，卽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

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夫作詩必須心閒。顧心閒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於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既力能爲之。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爲絕調。而口不言琴。是蓋有得於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個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詩無一定腔拍。只須爭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要緊。

好詩須在一剎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中流出。那得不

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墮入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意。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在。覺天下之樂。無有踰於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一日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精於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謂詩法雖多。而總歸於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於此下手。儘力變化。至於大成。不過是精於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爲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煥然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爲正法。

眼藏無疑也。

勞也

如不取氣潛於此耳向來諸病皆隱微不若此則顯發矣亦由本  
至精合然頓悟形骸無定乎身中人當從此下手論代變分生氣大  
下不論遠近家於眼則為無定乎眼精微則遠而眼體氣神理此  
又且合令人意皆甚長分微不似學若於靜氣此若眼累十  
下則人坐天賦而無同一日眼精也

精氣神無二古人心眼自變全無精至極意泐去覺天不之樂也  
人等身則二不意也意何不可動此二端將人不為吾國古精  
人等身則二不意也意何不可動此二端將人不為吾國古精

跋

明人選唐詩爲世所通行者。一曰李于鱗唐詩選。一曰鍾譚詩歸。二者廊廟山林。未免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必偏有所廢矣。毋惑乎後人紛紛聚訟也。今而菴說唐詩。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又爲選家闢一蹊徑。觀其詩話所云。蓋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爲大言以欺世者。讀者當自得之也。心齋居士題。

文世心學集卷一

中翰齊視見非翁為大言及棋對

不謝其文而謝其意

風氣山林未食露香也重韻齊視重韻

也人觀其精氣世視其香一月李中翰視精靈一日觀其精氣

詩學纂聞

錢塘汪師韓杼懷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於詩非童而習之也。少嘗偶爲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夫學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閒與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而無取乎一句一字之稱美。昔者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古之學詩。不必其自爲之也。然且不暇。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其爲用力於孝悌信者耶。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爲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過矣。雖然。以志余過。上湖居士汪師韓自題。

三有

古今人說詩多端。約舉之則惟三有已耳。其始作也有感焉。詩以言志。而理情性也。後人兢兢於五忌八病。或日課一篇。或共疊一韻。有無病



而呻吟者矣。有在戚而嘉容者矣。志不存。性情不見也。其方作也。有義焉。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謂之六義。有是義。則興於詩學。夫詩。漢魏唐宋之詩。皆可興。皆可學也。無其義。則賦之言鋪。頌之言誦。兩言盡矣。比興風雅闕如也。六闕其四。未有其兩。獨存者也。鍾嶸詩品序論賦比興之義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論興字別爲一解。然似以去聲之興字解爲平聲之興字矣。其既成章也。有我焉。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也。若彼我之無分。後先之如一。闐闐混混。詩奚以進於經史哉。

#### 四美四失

宋元後詩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隨之。學雖博。氣不清也。不清則無音節。文雖新。詞不雅也。不雅則無氣象。且也切而無味。則象外之境窮。巧而無情。則言中之意盡。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可與言詩。必也其通於易。

三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故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後人傳誦其語然我生古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依法則天機淺憑臆則否臧凶離之兩傷此事固履之而後難也且夫詩尙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不可一字無來歷矣關關呦呦之情狀敦然沃若之精神夾漈特著論以明之其要歸於讀書而已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爲詩也哉

綺麗

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麗劉彥和明詩亦曰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惓惓不歸及勿士行枚數言而已足矣彼夫蠋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近廬舍而鹿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號未至而婦歎于室既至而親結其縞皆贅言也又嘗讀離騷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

我知及指九天以爲正。亦數言而可畢矣。彼夫駟玉蚪。戒鸞皇。飲咸池。登闔風。索慮妃而求簡狄。占靈氛而耍巫咸。始之秋蘭秋菊。終之瓊佩瓊麤。皆空談也。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翁真箇似童兒。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香山長慶集。必老嫗可解也。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也。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浣花集之杜鵑。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元劉仁本之蕨萁。東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西山有蕨萁北山有蕨萁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同一排比也。晉之懷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百所有二千在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同一真率也。刻畫而有唐之盧延遜。坦易而有明之莊定山。幾於風雅掃地矣。窅窅乎思乙若抽淵淵乎言長不足起輪困之調。揚縹渺之音。典論文賦之言。竊謂未可盡非也。

詩集

詩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四言十三篇。五言八十篇。其題皆曰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謂之百一。李夔亦有百一詩集二卷。再如王

建宮詞百有四篇錄出別行

宋王珪亦有宮詞又合二王花藥夫人為三家宮詞和擬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修有五家宮詞合三家五家又益以宣和

御製及胡偉為十家宮詞

羅虬比紅兒詩此外別無他作是也詩有一集止為一事者

梁元帝為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

還山詩朝士和者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謂之白雲記宋朱壽昌

為蒲州俸士大夫作詩送之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是也詩有一集止一

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詩是也詩有數人倡和因繼而彙為一

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得有還往集因繼集元劉又與李文饒有吳

越唱和集李逢吉韓琪令狐楚之斷金集皮日休陸龜蒙之松陵集段

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宋以後

尤不可勝數宋如洪皓張邵朱弁使虜得歸集道間唱和之作名翰軒集東坡守穎與趙令時德麟陳師道無已唱和有汝陰唱和集李時亮與陶弼相辰和有李陶集朱子與張敬夫林

至如詩體相同者元白之為元和體溫李段之為三十六體溫李

岳倡酬集擇之有南俱非有成書也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三虎詩宗李義

段三人皆行第十六俱非有成書也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三虎詩宗李義

山體謂之西崑體大年復編敘十七人之詩為西崑酬唱集十七人者楊億大年錢惟

演希聖劉筠子儀李宗諤昌武陳越損之李維仲方丁謂公言刁衍元賓張詠復之舒雅子正錢惟濟嚴夫鼂迥明遠崔遵度陸白薛映景陽又任隨劉籛劉秉其字俱無考呂居仁推黃

寺無錫丁氏校刊

山谷爲詩家宗祖而合二十五人之作爲江西詩派。二十五人者陳師道無已潘大臨邵老謝逸無逸洪

明龜父洪芻駒父饒節德操徐俯師川林敏修子來洪炎玉父汪革信民李錚希聲韓駒子蒼李彭商老量冲之叔用江端友子我揚符信祖謝適幼槃夏倪均父林敏功子仁潘大觀仲達王直方立之高荷子勉呂

本中居仁釋祖可此則唐以前所未有也。詩有和古一人之詩成集者東坡

和陶集是也。明董冀中州張構式之周詔希正俱有和陶集楷又有和唐集

### 雜擬雜詩之別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爲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

李善注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雜擬者凡擬古倣古諸詩是也。擬古類取往古名篇規

摹其意調其止一二首者既直題曰擬某篇而其擬作多者則雖概題

曰擬古仍於每篇之前一一標題所擬者爲何篇此所以別於詠懷詠

史七哀百一感遇遊仙招隱雜詩也。文選所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所擬者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迢迢牽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蘭若生朝陽青青陵上柏東城一何高西北有高樓庭中有奇樹明月皎夜光十二篇謝康樂擬魏

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所擬者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休元擬古詩二首。所擬者行

明月何皎皎江文通雜體詩二十首。所擬者古離別李都尉從軍班婕妤詠扇魏文帝遊宴陳

詠懷張司空離情潘黃門述哀陸平原羈宦左記室詠史張黃門苦雨劉太尉傷亂盧中郎感交郭宏農遊仙孫廷尉雜述許徵君自序殷東陽興囑謝僕射游覽陶徵君田居謝臨川遊山顏特進侍宴謝法曹贈別

王徵君養疾袁太尉從駕謝光祿交遊鮑參軍戎行休上人怨別三十篇

無不顯然示人是以謂之擬此意後人不識

也今觀唐以後詩凡所謂古風古意古興古詩與夫覽古詠古感古傲

古紹古依古諷古續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別古人名作惟鮑明遠

擬古八首陶靖節擬古九首

靖節東方有一士一首容齋三筆云此篇當另為一題不在擬古之例

未嘗明言所擬

何詩然題曰擬古必非若後人漫然為之者矣

鮑集別有紹古辭七首學古一首古詞一首又有擬阮公夜中不能

寐擬青齊陵上柏各一首學劉公幹體五首學陶彭澤體一首

李杜之集李有擬古杜有述古

韓文公有古意古風二首俱是七言

雖俱不言所擬然李之擬古乃在古風二卷之外而杜稱李陵蘇武是吾師

夫豈率爾操觚者耶有唐一代惟韋蘇州擬古八首古意獨存如辭君

遠行邁

擬行行重行行

黃鳥何關關

擬青青河畔草

綺樓何氛氲

擬西北有高樓

嘉樹靄初綠

擬庭前月有奇樹月

滿秋夜長

擬明月皎夜光

春至林木變

擬凜凜歲暮

有客天一方

擬客從遠方來

白日淇上沒

擬明月何皎皎

後人刻章詩者但存擬古之題而於每首所擬篇名概從刪削後人遂

不知其旨趣所在後人所作其謂之擬古謂之雜詩一而已豈知擬古

與雜詩原自有別雜詩從其異故六子皆有雜詩而義各不同雜擬從

其同故謝陸諸人皆依古以為式也宋洪文惠迺擬古詩每篇首句直

用古詩。如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星。青青河畔草等作詞。未爲工。而古意不失。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然僅於許顓詩話。見其擬張籍上裴晉公及擬盧仝二詩。顓謂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餘詩未之見也。明薛蕙亦有擬古詩。王弇州四部稿又做江薛作擬古七十首。自李都尉至休上人凡二十九。廣自蘇屬國至韋左司凡四十一。而闕古別離一章。欲另爲後十九首。故不更擬。至如高彥恢擬唐諸作。雖云得聲調而遺神明。不可謂非古人之用心矣。乃若永樂間慈谿張楷式之有和唐集竹垞詩話。謂不獨律詩踵韻。至歌行古風并上句亦和之。同時餘姚陳贄維誠亦然。其集未見。然觀竹垞謂人雖至愚。不愚於此。則夫塵容俗狀。又不可不知所戒也。

按四部稿無後十九首。又宏治中吳江崔徵淵甫有和唐詩三百七

十餘首

### 樂府

七言律詩。卽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章十首。一姚崇。二蔡

孚。唐文粹亦作姚崇

三沈佺期。四盧懷慎。

唐文粹亦作沈佺期

五姜皎。六崔日用。唐文粹作姜皎七蘇頌。

八李义九姜晞。十裴瓘。唐文粹作姜晞十一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

婦一詩。卽樂府之獨不見。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偃新曲。

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楊升庵草堂詞選序曰。唐

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宋陳文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湘山野錄云都下好事者以鷓鴣天曲聲歌之七言

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仄韻七言絕句三首嘗考三百篇之聲歌。亡於東漢。曹

平劉表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樂惟得鹿鳴鷓鴣虞伐檀文王四篇而絕於晉。魏太和中左延年改鷓鴣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只鹿鳴篇常作至晉泰始五年荀變於

勗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絕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巳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

唐宋之長短句。日知錄云至唐而舞亡至宋而聲亡按宋史外國傳云夏之樂器與曲則唐也然則宋之聲亡蓋亡於中原而不亡於外國矣而亂於金元

之南北曲。前此文心雕龍。雖分詩與樂府爲二。日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然其

論元成以後之樂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又論子建士衡之篇。俗稱

乖調。奈何後之擬樂府者。妄用填詞之法以求合。而如賀裳黃公載酒

園詩話中有樂府古詩。不宜並列一條云。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

入七言古。豈知所謂樂府者。古詩亦是。律詩亦是。既不知其音。何從議



其體乎。且七言古固從樂府出者也。漢代所傳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至唐始有徒詩者耳。竊謂今人於詩不妨以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劉彥和曰而不必兢兢句字閒也。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樂心在詩

### 四韻長歌

杜集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云。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此詩四韻耳。而謂之長歌。解者以爲節短韻長。按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言人壽命長短。初非辭句多少之謂也。公詩當是用此。

### 柏梁體

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按困學紀聞曰。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然則聯句自三百篇已有矣。今人以七言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豈知每句用韻。創於虞廷之賡歌。而盛於詩。若風之卷耳。

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雅之車攻。前三章及七章頌之長發。前五章皆

是。特非七言耳。七言如吳越春秋所載樂師扈子窮劫之曲十八句。昭楚

王反

采葛婦何苦之詩十三句

句踐歸國

越軍河梁之詞十句

句踐伐吳

雖似趙

長君擬作亦後漢人也漢高祖大風歌在柏梁前魏文帝燕歌行在柏梁後至如拾遺記皇娥白帝子兩歌遠在少昊時明是王子年偽撰晉人筆耳

回文 集句 賦得 限韻 次韻

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

咸字長虞休奕之子

嶠有回文詩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寶滔妻非也

紀開

元陳繹曾詩譜

謂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皆集詩經語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

也明馮惟訥詩紀統論云劉琨有胡姬年十五沈約有江籬生幽渚謂

古詩為題自梁元帝始者非也

按元帝有賦得涉江采芙蓉及蘭澤生芳草蒲生我池中

等作北齊劉晝絹綴一

賦名為六合魏收譏其愚集句之賦後世所無康熙閒有僧中洲京口

人住黃山三十年集成語為黃山賦凡八千七十三言毛西河極歎賞

之為序以傳至若詩家直說謂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為押

韻太子謂簡文帝按當時和詩祇是同所用十韻非若後人之次韻也次韻創自

元白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詩啓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  
爲詩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  
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觀此可知次韻  
之名由此起矣若限韻爲詩古人謂之賦韻亦曰成韻如曹景宗之競  
病二字及容齋續筆所稱後主文集內之得某某幾字凡數十篇是也

詩句

詩不以句之多寡論也然三百篇之詩章八句者爲多外此則十二句  
而止耳唐律限以八句雖體格非古不可謂非天地自然之節奏也風  
雅之詩獨賓之初筵一詩有多至章十四句者至若烈文有瞽俱十句執  
競俱十句載見俱十句時邁俱十句臣工俱十句離十六句闕宮十七句那俱二十句烈祖俱二十句立鳥俱二十句良耜俱二十句  
二十句載芟三十句句之多者皆頌也頌故以鋪張揚厲爲體孔疏所謂直  
言寫志不必殷勤者也近有作詩話者謂齊梁以來樂府限以八句不  
復有詠歌嗟歎之意夫齊梁以來樂府固是不如漢魏然其所以不如  
者豈八句之謂且亦何嘗限以八句哉未之考耳

頌可無韻

頌者詩之一體。而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韓文公伯夷頌。皆不用韻。因思周頌之文。多有求其韻而不得者。後儒強爲叶之。恐是本無韻也。此義古人未曾言及。顧寧人雖謂詩有無韻之句。亦但指一句。非謂全篇。且不專指頌也。

史記贊用韻

史記贊往往有用韻者。若南越尉佗傳。循吏傳兩贊。人共知之。又若魏其武安侯列傳一贊。其用亦顯然者。前以變遜亂爲韻。中以權賢延言爲韻。後以哉來爲韻。

古賦用韻法

揚子雲甘泉賦。其八神奔而警蹕兮。以下五韻。下以裝梁攘肘章五字。與行兵狂三字共一韻。而其上句前則以蹕戚叶。後則以轄沓合叶。蓋因一韻有三四句。故用隔句用韻之體。其源雖出於詩之芘宜魚麗。而在賦體之兩句一韻者。未嘗有也。左太冲魏都賦。其軍容弗犯以下四

段每段收句云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此句上以穀室肆為韻而賢聞二字相叶又以引起下三段則干木之

德自解紛也。此句上以退羅戈為韻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此句上以山軒蕃為韻張儀張祿亦

足云也。此句上以厄策敵為韻蓋每段八句前六句各自為韻而收句用聞紛紛芬云

四字又共為一韻後人作賦不解是法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凡

七段每段三句上二句四言下一句不算兮字只三言首段三句宮崇

鴻三字共一韻次段上二句釐嶷二字為韻第三句從字又與首段鴻

字為韻三段上二句蹇嶮二字為韻四段上二句藹靄二字為韻而此

兩段之第三句傾冥二字又共為一韻五段三句蔚瑋晷三字又共一

韻與首段相同至六七兩段惟各第三句有朽二字為韻其上二句皆

無韻後來唐人有效之者通體一例似此首腹尾變換者無有也

### 通韻

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近乃有上江詩人作詩話謂

五古可通七古不可通其說尊杜謂杜詩七古通韻者僅數處必是傳

寫之訛以余考之殊不其然杜詩七古如王宰畫山水圖歌中段用東

韻而中有雲氣隨飛龍句。又君不見簡蘇徯用東韻。而有一解舊水藏蛟龍句。歲暮行亦東韻。而云今年米賤大傷農。又云割慈忍愛還租庸。龍農庸三字皆冬韻也。醉爲馬墜一篇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之前半。又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之前半。俱屋沃通用。而久雨詩又有云。人生會面難再得。得在職韻。本不通而叶用也。又如陪王侍御登東山最高頂中用腫韻。而云四坐賓客色不動。乃董韻也。古柏行末段用送韻。而云萬牛回首邱山重。又云古來才大難爲用。重用俱宋韻也。病後過王倚飲用霰韻。而云多病沈年苦無健。乃願韻也。若夫悲陳陶用紙韻。而未云日夜更望官軍至。乃寘韻。寄狄明府用薺韻。而中云太后當朝多巧計。乃霽韻。是又上去兩聲通轉矣。蓋韻雖可通。亦不可雜。凡唐人詩皆然。豈獨杜詩亦不獨七言爲然矣。今謂杜詩七古無通者。杜集具在。豈皆錯誤耶。且當時李杜並名。李詩通韻者多矣。後人並稱杜韓。韓詩亦有之矣。况七言不始於唐。自漢魏以來有之。漢魏之七言。其用韻與五言同也。何爲少陵有心立異乎。詩話又謂七古通韻。始於蘇詩。余觀廬

陵宛陵半山山谷無不通韻。其他尤不勝數。何得獨咎蘇詩。竊觀古人之作。其長篇一韻到底者。多不通韻。而轉韻之詩。乃有通韻者。蓋轉韻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轉韻者用字多。故因難見巧。由是推之。如江佳文咸等窄韻。不肯通。其東冬魚虞刪先庚青等寬韻。則常通。又如陽韻無通。而有江庚韻內數字可通。尤韻無通。而有魚虞韻內數字可通。亦此意也。然此亦文人之見。若論其理。但要下字確不可易。苟確矣。雖通何礙。若其勉率支湊。雖不出韻。何取。卽如青蓮瀟陵行之結處。用庚韻。而云黃鸝愁絕。不忍聽。聽在青韻。昌黎記夢之起處。用元韻。而云百二十刻須臾閒。閒在刪韻。設欲改去聽字閒字。卻用何字耶。

長篇轉韻一氣

鮑明遠梅花落一篇。前云中庭雜樹多。偏爲梅杏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以上麻韻也。後云露中能作實。搖蕩春花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以上質韻也。霜中露中一氣轉韻。求之前人。若漢饒歌戰城南一章云。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種。君何食。

願爲忠臣。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以得字叶上北食。而思字卻從轉韻。後則太白扶風高士歌云。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亦其體也。

### 七言轉韻首句

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肇端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

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宛轉來時向月別姮娥。新入姮人應令

二句無韻。此在唐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爲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

出羲皇。醉時或從十五北防河。兵車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醉歌先帝侍

女八千人。舞劍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憶昔霓旌下南苑。哀

頭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偶一有之。如太白之匈奴以殺戮

爲畊作。戰城喬知之之南山羃羃兔絲花。古意和東坡之不羨白衣作三

公。賀朱壽昌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題墨圖中風景偶相似。柯博等

是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出韻者。竟與四言五言

一例。音節乖舛甚矣。



律詩通韻

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明皇餞王陵巡邊長律。乃魚韻。次聯用符字。十聯用敷字。符敷皆虞韻也。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次聯用磨字。則支韻也。杜陵寄賈嚴兩閣老五十韻。乃先韻。末句用騫字。則元韻也。又崔氏玉山草堂七律。乃真韻。三聯用芹字。則文韻也。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乃東韻。三聯用松字。則冬韻也。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三聯用蟲字。則東韻也。閻邱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次聯用帆字。則咸韻也。魏兼恕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首聯用農字。則冬韻也。宋若昭麟德殿長律。乃東韻。四聯用濃字。五聯用宗字。濃宗皆冬韻也。耿漳紫芝觀五律。乃冬韻。首聯用風字。則東韻也。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首聯用中字。則東韻也。至如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轆轤進退之格。詩中另爲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此。非屬通韻。如耿漳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溫湯長律之第

八聯。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其八之末聯。司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俱用東韻。而有宗字。李白鸚鵡洲一章。乃庚韻而押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韻也。元人律詩通韻尤多。名家之集。如元遺山望王李歸程。乃虞韻。中聯用徐字。寄楊飛卿。乃冬韻。中聯用蟲字。華不注山。乃刪韻。末聯用寒字。虞伯生還鄉。乃支韻。末聯用如字。薩天錫五言如寄石民瞻。之用庚青。七言如酌桂芳庭。之用青蒸。皆是進退格。至五言寄王御史。乃真韻。而首聯用垠字。七言病中夜坐。乃文韻。而末聯用喧字。又如楊廉夫益府白兔。用寒刪。出都其二。用支微。喬夫人鼓琴。用庚青。亦皆進退格。至如嬉春體。楊子休官一章。前四句用刪韻。還山二字。後四句用寒韻。彈殘二字。直是轉韻律詩矣。是則通體通韻者。唐以後人尤多。或是古韻。或是誤記。或另一體。非可概論也。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入羣。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閒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

七言律有散體

唐人五言四韻之律多不對者。七言無之。乃有七言長律而不對者。如

李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初夢龍宮寶燄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

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絃瞥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為田亦逢毛女無慇極龍伯擊將華嶽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

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此詩調諧響協。若編入古體。則凡筆力孱弱者。皆得援以藉

口矣。故斷其為長律而無疑也。至馮鈍吟謂義山有轉韻律詩。此乃指

偶成轉韻一篇。特古詩之調平而似律者耳。

謝詩累句

謝靈運詩。鮑照比之初日芙蓉。湯惠休比之芙蓉出水。敖陶孫比之東

海揚帆。風日流麗。至梁太子與湘東王書。既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

得其冗長。且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矣。而必先言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鍾嶸詩品。既見其以繁蕪為累矣。而乃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

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後人刻畫山水。無不奉謝為崑崙虛。不敢

異議。甚矣。其耳食也。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此泛

言文耳。南史齊武陵王煜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

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

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其稱述安仁士衡延之。蓋不免局於時尚。而謂

康樂不辨有首尾一語。卓識冠絕千古。余嘗取其全集讀之。不但首尾

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勝指摘。四言如居德斯頤。積善嬉諶。

又云。悲至難鑠。又云。戚戚懷瘼。俱善韶樂牢膳。豈伊攸便。隴西六言如

循聽一何轟轟。又云。誠知運來詎抑。俱上五言如邇朱白即赧。近縞潔

必阜。又云。心曉形迹略。略邇誰能了。俱相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

行 和樂隆所缺。戲馬寡欲罕所闕。鄰里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登池上樓按此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情

用賞為美。斤竹天枉特兼常。廬陵王貞休康屯遭。還舊顧望脰未悵。登臨

醜狀不成惡。初發鑑止流歸停。初去成貨遂兼茲。石首城所云成貨乃自己

為誰纂。山路憶寡欲不期勞。田南樹園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石門容心

非外獎。又云。豈顧乘日養。擬王榮急觴盪幽默。陳棲集建薄質。又云。清

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徐幹官渡則一卒。應瑒愛深憂在情。又云連統滕埒

并。白石埤瑣有凝汗。冬憑雲肆遙脈。延州權去朝。入東晨遊肆所喜。又

云樵拾謝西花。遊嶺極目睠左闕。廻顧眺右狹。登上成不得巖上泯。臨以

上皆其句不成句者也。其詩好用易詞。而用輒拙劣。如登綠嶂山詩云。

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湖中瞻眺詩云。解作既何感。升長皆丰容。此

猶其通順者也。他若水流程就濕。火炎同歸燥。相逢否桑未易繫。泰茅

難折楊柳行拔。游至宣便習。兼山貴止託。富春常佩智方誠。媿微富教益。

種桑智方乃用易卦之德方以智無不拙劣強湊。而王敬美乃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

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為用。王漁洋引此語於池

北偶談。且謂用經固以康樂為主。不知指其用經何句也。其詩又好重

句疊字。如云。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沈。悲哉朽貌改鮮色。悴容變柔顏。

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長歌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

語默寄前哲。折楊柳行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誓垂經綸。

下又接云。委講綴道服。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述祖中

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其二驕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七里楚人心昔絕。

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歎。道中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登臨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

秋首風入隙。七夕詠凡皆嚙杳了無生氣。至其押韻之字。雜湊牽強。尤有

不可為訓者。池塘園柳之篇。白雲綠篠之作。亂流孤嶼之句。雲合露泫

之詞。披沙撿金。寥寥可數。何仲默謂古詩之法亡於謝。洵特識也。獨不

當先謂詩溺於陶耳。明史文苑何景明傳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震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震之古文之法亡於韓按謂文亡於韓亦謬

### 江文通雜體詩拙句

江文通雜擬三十首。自謂無乖商榷。後人每效為之。觀其詞句多有可

議。如魏文帝遊宴云。淵魚猶伏蒲。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陳思王贈友云。日夕

望青閣。以青樓為青閣豈非湊韻又云辭義麗金賸。易金玉為金賸亦湊韻也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

南園。因君為羽翼。以羽翼說樹為就韻故耳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文選注以若莖為若木斯可笑矣然

如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爾也稽中散言志云。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下句不知其指潘黃門述哀

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相連則詞不貫張黃門苦雨云。水鶴巢層葢。注云巢層葢未詳按此不過謂

水鳥入居人屋不必有本也而詞則支綴

郭宏農遊仙云隱淪駐精魄

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即郭璞語也合成一句則乖隔

又云矯掌望煙客

烟客二字後人愛其鮮新當時則生造耳

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

堯及老子也然不倫

又云南山有綺皓

綺里季特四皓之一何獨摘舉

又云傳火乃薪草

用莊子為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

田居云稚子候檐隙

易候門為候檐隙語病

謝臨川遊山云石壁映初晰

初晰即初陽之謂故以對晨震

然無解於趁韻

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

赤縣神州豈可摘取神縣二字

又云山雲備卿靄池卉具

靈變

因改靈芝為靈變遂并卿雲亦改卿靄

又云巡華過盈墳

以盈尺之玉為盈墳用對兼金拙劣

謝法曹贈別云覲

子杳未偃欵睇在何辰

意本淺而故為拙滯

王徵君養疾云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

緇未贖詎緇拙滯

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徒

漢徒謂如天漢之轉亦支綴矣

謝光祿郊遊云徒樂逗

江陰

樂者行樂也加徒字則拙

又云煙駕可辭金

置身煙景而金印不足羨也然詞拙而晦

三十首中蕪詞累句

居其半史稱淹在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正錦宿冶亭又夢郭璞索去

五色筆自爾才盡後人震於其名莫之敢指耳他若謝惠連秋懷之頗

悅鄭生偃

鄭用後漢鄭均事偃謂偃仰也

范彥龍贈張徐州之何獨顧衡闈

改門為闈特以趁韻

劉休元

擬行行重行行之遙遙行遠之歐陽堅石臨終之子欲居九蠻文選所

錄類此甚多要皆不足為法也

杜詩字句之疵

詩至少陵謂之集大成然不必無一字一句之可議也讀其全集求痕

覓瑕亦何可悉數即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起輕佻失體利涉想蟠桃

臨邑舍弟書至以臨邑近海而用蟠桃豈非稊韻更尋嘉樹傳冬至懷李白傳字湊搭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又

云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李監宅此二韻俱俗調道逢麴車口流涎飲中八仙歌形容失體殘

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贈韋左丞語涉卑瑣與前讀書萬卷下筆有神等句相比夸鄙兩失翠柏深留景紅梨迥

得霜真元皇帝廟深迴二字開後人撐句陋派雲泥相望懸送韋書記公與書記何至雲泥失體卑枝低結子何將軍山林卑低

才兼鮑照愁絕倒簡薛華絕倒說愁要同輦隨君侍君側哀江頭同隨侍三字疊出楊升菴雖為解之

此輩感恩至羸倂何足操官軍臨賊境律中忽兩句不對掖垣竹埤梧十尋題省埤壁垣埤雜

出或曰垣竹埤梧高皆十尋或曰掖垣傍竹埤之梧高有十尋要於句法皆劣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曲江對酒細逐時

兼開俗派作尉窮谷僻白水崔少府高齋窮僻雜出我貧無乘非無足偏側行俚率酒酣懶舞誰能拽

詩罷長吟不復聽題鄭著作下三字支湊成句第五橋頭流恨水黃陂岸北結愁亭同上

恨水愁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同上上句悄絕重復下句粗派數金憐俊邁

不歸數金或謂當作數齡然與對句總角愛聰明合掌矣或謂數讀上聲因首句云河間尚征伐故用數錢以應河間此二句畢竟費解長懷十九泉秦州雜詩其十仇池有泉



九十九眼 壁色立積鐵。鐵堂峽 五仄 文章差底病。赴青城縣 或以差讀楚懈切謂病除也言雖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或以差是

差錯病如聲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或以文章何救於貧雖各異解要是語不分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春水

生次 長吟野望時。又云排悶強裁詩。江亭 一首內長吟裁詩 重復或以照應者非也 寡心應是酒。遣

興莫過詩。可惜 開後人 詩酒對舉俗派 蒼稜白皮十抱文。海棕行 十字 難解或是訛闕 觀者貪愁掣臂飛。角 畫

鷹貪 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縲。梓州登樓 牽 率不成句法 依舊已銜泥。同上 依舊即 已也三字疊出 不復

知天大。望兜率寺 此句上下不接或以樹密為解或 謂佛尊於天或謂以呼天者呼佛要皆曲解 金壺隱浪偏。陪李梓州泛江 隱字不可解 同舟昨

夜何由得。送辛員外 何 由得三字率爾 留門月復光。臺上得涼字 留 門不知說月說人 久客應吾道。舍弟歸草堂 詞不達意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八哀鄭虔 鍾謂鍾繇鍾會父子 顧或謂野王或作虛字皆似支湊 青袍白馬有何意。同上

下三 梅花欲開不自覺。同上 下 三字贅 見愁汗馬西戎逼。又云將軍且莫破愁

顏。諸將 愁 字重出 歸楫生衣臥。寄章有夏 下三字不貫串或云 楫生水衣而猶臥波乃曲解也 黃鶯並坐交愁溼。白鷺

羣飛太劇乾。遺悶戲呈 並交 雜出太劇近俚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呖。火 爆嵌崩 凍字太造作 被喝味

空頻。熱 詞 不達意 滿坐涕潺湲。又云伏臘涕漣漣。鑿府詠懷 涕重見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秋興 兩開 一繫牽強 白頭吟望苦低垂。同上 望 低垂猥併 萬古雲霄一羽毛。

詠懷古迹 句 紆曲而無著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雞 俗調 似類書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期嚴明府下起居八座太夫人送柏別駕敢居高士差柴門差字費解或云敢一

時今夕會江樓夜宴一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焉移居東屯對無食無兒一

婦人呈吳郎無數春筍滿林生三絕句無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

卷餘柏學士茅屋上句引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同上似村塾中

出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舍弟赴藍田歡發日排南喜傷神

散北吁續得觀書南經過憶鄭驛舟中寄鄭審勞生繫一物迴棹以上所

錄皆人所共見者然固無害於杜之大也擬諸聖人其亦猶周公之過

孔子之不悅於子路歟

### 杜有變文軼事

杜詩用字有變文取意者如與嚴二郎奉禮一首云別君誰暖眼暖眼

無人乃為冷眼者眾也可歎一首云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

柳抉眼非即反目之謂乎其述時事每有史所不載者裘氏箋注所考

如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首云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鼎為鄴

州刺史而岐陽之死不知其何以死也又秋日荆南寄薛尚書云塗口

師仍會函關憤已據薛景仙於收東京時會師湓口史無此事乃亦有使事顯然而後人故爲曲解如過南嶽入洞庭湖云才淑隨廝養分明是用樂府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而後人注杜顧引蒯通傳云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漢書注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

因泥看隨字無及邯鄲事者耳

### 論杜戲爲六絕

杜集戲爲六絕乃公論詩之詩而人多不明其句法如首章云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乃詰問之言今人詆毀庾信之賦豈前賢如庾者反畏爾曹後生耶次章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後生哂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三章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漢魏近風騷五字相連言盧王亦近風騷但劣于漢魏之近風騷耳又一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九字相連言盧王比之漢魏則劣然其於風騷之旨則近矣五章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爲鄰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言古人之清詞麗句今人愛之其意原不可薄但其根柢淺陋齊梁且不能及又安知所

謂屈宋哉。六章云遞相祖述復先誰。言後生所祖述者。偽體也。偽體不知所自來。故曰復先誰。末句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多師指盧王。言如盧王之近風騷。乃汝所當師者也。此解蓋聞之茶陵彭閣老。

### 韓文公詠雪

自謝惠連作雪賦。後來詠雪者多。騁妍詞。獨韓文公不然。其集中辛卯

年雪一詩。

有云翁翁陵厚載。諱諱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論是非。

詠雪贈張籍一章。

有云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遠。擠排階級纒。豈堪

裨嶽鎮。強欲效鹽梅。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魚龍冷蟄苦。虎豹餓號哀。

所以譏貶者甚至。又酬崔立之詠雪一章。有云混混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

於三百篇者。凡六。若采薇。遣戍役也。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勞還率也。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俱不過紀時語耳。信南山一詩。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而因追思成王之時。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以明其澤之普遍焉。此猶於比興之義無與也。其他若邶之北風。刺虐也。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則以喻政教之酷暴矣。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則以比政教之暴虐。自微而甚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曰雨雪濼濼。見暝日消。則又以雪比小人多。而以日能消雪。喻王之誅小人矣。其後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韓公之放才歌謠。正是詩騷苦語。

又韓和侯喜詠筍詩亦全作諷刺語

### 劉隨州別嚴士元詩

友人有曾遊於何義門先生之門者。嘗言劉隨州詩。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先生家有宋槧本。乃是閒花滿地。落無聲。蓋花已落地。更何可聽。古人不沾沾以聽對看也。余始聞而信之。繼思古人寫景之詞。必無虛設。此詩題是別嚴士元。唐詩鼓吹作李嘉祐詩。毛西河唐七律選從之以爲誤。入劉集不知何故。考長卿

嘗爲轉運使判官。以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爲辯之者。除睦州司馬。是詩應是赴睦州時。道過闔閭城。因有別嚴之作。其言細雨溼衣。看不見者。以比浸潤之譖。閒花落地。聽無聲者。閒官之挫折。無足重輕。不足聳人聽聞。此於六義爲比。第六句草綠湖南萬里情。乃追憶湖南時事。末句青袍今已誤儒生。其

爲遷謫後詩無疑矣。如云花落不可云聽。則如大火聲西流。流火又有聲耶。一人遷謫。正何必以滿地爲喻哉。又言義門謂長卿過賈誼宅詩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乃是用鵬鳥賦中庚子日斜及主人將去二句。余按此乃徐興公之言。亦非義門創見也。至謂幾日浮生哭故人一句。昌黎衍之。以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遂成絕調。夫昌黎用意之深。更有過於長卿者。余自讀唐宋文醇本。乃益歎其妙。昌黎豈乞靈長卿者乎。

###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當時白香山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角何用。以今觀之。王濬樓船所詠。纔一事耳。而多至四句。前則疑於偏枯。山城水國。蘆荻之鄉。觸目盡爾。後則嫌其空衍也。抑何元白閣筆易易耶。余竊有說焉。金陵之盛。至吳而始著。至孫皓而西藩既摧。北軍飛渡。興亡之感。始甚。假使感古者取三國六代事。衍爲長律。便使一句一事。包舉無遺。豈成體製。夢得之專詠晉事也。尊題也。下按云。人世幾回傷往事。若有

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於蘆荻蕭蕭。履清時而依故壘。含蘊正靡窮矣。所謂驪珠之得。或在於斯者歟。

### 李義山錦瑟詩

李義山錦瑟一篇。說者但以爲悼亡之作。或遂以錦瑟爲女子之名。其於一絃一柱句難通。則有改五十爲十五廿五者。或又作斷絃解。瑟二十五絃。斷則五十絃矣。然於藍田日暖句。覺雜出不倫。卽指藍田爲葬地。何以有生烟之喻耶。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坎壈終身。裴庭裕東觀奏記曰。商隱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大中十二年。以鹽鐵推官死。則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師古曰。泰帝泰昊也。世所用者。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卽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心者。

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歎。惟見月照而淚生烟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傳於後無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卽今淪落爲可歎耳。詩中雖虛文無一泛設。衆解紛紜。似皆無當。卽世傳東坡四字分解。應亦假託也。

許丁卯中秋詩

嘗侍茶江彭先生於東園。中秋對月。先生舉許丁卯七律示余曰。子謂何如。余逡巡不敢妄對。先生曰。此詩意境似平。格律實細。首云。待月東林。月正圓。月從東出。待在未出之時。旣出則月正圓也。次云。廣庭無樹草無煙。寫月之明。一句盡矣。三云。中秋雲淨出滄海。此特補點中秋。以別於他月之望。四云。午夜露涼當碧天。半夜月正當頭也。五云。輪影漸移金殿外。月昃而西移矣。六云。鏡光猶挂玉樓前。將落而猶未落也。結云。不辭達旦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隔年又以醒中秋之意。八句次



第寫盡達旦之景。此唐律所以勝於後人。不然。輪影鏡光。玉樓金殿。抑何塵容俗狀歟。

### 蘇詩補注

施注蘇詩。世稱善本。自商邱宋氏所藏闕十二卷。邵長蘅李必恒爲之補注。而施注益形其不可及。邵李所補者。皆是鈔襲王注。恐人之議之也。乃特作王注正譌。刻之卷首。其所指摘。不過字句傳寫之訛耳。至如王注所闕所訛。並未能改正增益也。卽如太白山下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乃直用劉駕詩。藝苑卮言嘗舉之。補注於此句無注也。又如次韻朱公揆初夏詩云。諫苑君方續承業。王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按南史並無其人。後周樂運字承業。運爲內史。鄭譯所銜。及隋文爲丞相。鄭譯爲長史。左遷運滎陽令。運發憤錄。夏殷以來。陳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覽而嘉焉。困學紀聞嘗論之。誤以周爲隋耳。補注仍王注之訛。不改也。又如女王城詩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清清沒燒痕。王注據林敏功稱古詩岡分河勢斷。

春入燒痕青。補注改。唐詩其實皆非也。此乃宋詩僧惠崇訪楊雲卿

淮上別墅之三四一聯。溫公續詩話謂此二句乃其尤自負者。然當時

即為其徒所嘲。有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按長卿集無此句不

是師兄多犯古。劉貢父中山詩話作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江鄰幾雜志詩句作言語中山詩話犯作似注既

不知。又改河分岡勢為岡分河勢。尤誤也。又如次韻劉湜峽山寺詩云。

應憐五管客。王注所載宋援引莊子上有五管。李厚引韓詩五管徧歷

兩說並存。正古人虛心之處。李必恒補注不過就兩說中用李而去宋

耳。而遂專指宋以斥王注為杜撰乎。又如賀朱壽昌詩。按壽昌棄官入

關中尋母。得之同州。宋史列入孝義傳。東都事畧列入獨行傳。宋中興

藝文志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散見他書者蘇頌魏公集有詩文與可有序且此事溫公日錄載之矣。

蘇氏家語載之矣。東軒筆錄又載之矣。朱子小學亦載之矣。補注則似

乎宋史亦未考也。又如次韻答邦直子由一詩。邵子湘云。施本闕其半。

無他本可考。只載前四句。又闕未許二字。按此詩乃烏臺詩案所有者。

凡若此類。當注

詩云五斗塵勞尙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為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補註本門作闕

而不注。不當注而注者。豈勝指摘耶。

文用人名

以人名入詩文。或姓或名。有祇稱一字者。日知錄有二名止用一字之條。博徵經傳。不獨詩文也。而詩文之載在文選者。固不僅顧氏所摘。如班固幽通賦。稱重黎曰黎。張衡思元賦。稱勃鞞字伯楚而曰伯。此二名而舉一也。左思蜀都賦。稱諸葛亮曰葛。此雙姓而舉一也。若幽通賦稱條侯周亞夫曰條。乃爵也。四皓曰皓。乃號也。其應連三四字而摘舉其二者。幽通賦。稱衛叔武曰衛叔。陸機宴元圃詩。稱世祖武皇帝曰世武。嵇康琴賦。稱王昭君曰王昭。稱晉之師曠字子野而曰晉野。陸厥孺子妾歌。稱班婕妤曰班婕。又西征賦。稱鄭桓公友曰桓友是也。其兩人並稱而錯雜者。王褒洞簫賦曰牙曠。乃伯牙師曠也。曰般匠。乃公輸般匠石也。馬融長笛賦曰彭胥。乃彭咸伍子胥也。幽通賦曰高頊。乃高陽氏顓頊也。曰孔昊。乃孔子及太昊也。曰宣曹。乃周宣王及曹伯陽也。陸機演連珠曰蒲宓。乃子路宰蒲及宓子賤也。

文選注宓作密謂卓茂爲密令也然宋書內亦有云蒲宓之化

曰曾史

乃曾子史魚也。阮籍詣蔣公奏記曰鄒卜。乃鄒衍卜子夏也。孫楚送征西官屬詩曰彭聃。乃彭祖李聃也。潘岳夏侯詠曰閔參。乃閔子騫曾參也。謝靈運去郡詩曰羲唐。乃伏羲唐堯也。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夷皓。乃伯夷四皓也。曰巢高。乃巢父伯成子高也。江淹雜體詩曰堯老。乃唐堯老聃也。劉峻辨命論曰容彭。乃容成公彭祖也。曰伊顏。乃伊尹顏回也。又有以二名而分用之者。思元賦曰。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與叔乃叔孫穆子也。牛與豎乃豎牛也。又有稱謂不拘者。思元賦之文君。乃文王也。辨命論之文公。乃周公也。他如相如子虛賦。稱孫陽爲陽子。鄧曼爲曼姬。揚雄上林賦。稱公孫賀爲孫叔是也。然此在古人則可。後人惟前人所已有者。方可襲用。莫敢創造。自唐人已然矣。唐如李太白扶風豪士歌曰。原嘗春陵六國時。謂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也。韓昌黎贈崔立之詩曰。東馬嚴徐已奮飛。謂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安徐樂也。凡皆本諸文選。班固西都賦曰。節慕原嘗。名亞春陵。任昉答七夕詩啟曰。與賈馬而入室。比嚴徐而待詔。初非創製。及後李義山韓

碑詩以李愬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四人合之曰愬武古通作牙爪此亦因平淮西碑文中先有乃敕顏允李光顏烏重允愬武古通之語而承用之也

時俗語入詩

唐人每以唐時語入詩亦猶先儒注經有文莫相人耦曉知一孔之類

也如遮莫猶言盡致頻煩猶言鄭重得得猶言特特至竟猶言到底不當作猶云先道個不該也孟襄陽詩更道明朝不當

作生可憐生太瘦生太忙生之類聖得知見韓詩然不得其解不分明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赤憎猶云生憎杜詩赤憎

輕薄遮隔是猶言已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隔又作格白至如阿堵猶言這個寧馨猶言恁地寧字

則舊有此語而唐始入詩也相於曹子建詩竭來楚詞訝許庾信詩訝許能含笑杜詩用之則

舊詩有之而唐人襲用也他若潦倒猶言蘊藉杜詩多才依舊能潦倒按北齊崔陵子瞻性簡傲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為

潦倒而瞻終不改焉杜正用此至夔府詩形容真潦倒則不如是解愁絕倒絕倒笑也而愁亦可言杜詩才兼鮑照愁絕倒又別蘇溪詩絕倒為驚呼豈亦當時語

耶又俗以一日為一天杜詩有之其三川觀水漲詩云北上惟土山連

天走窮谷連天正謂連日也

對舉字

凡形容字有兩字各義者人多混而不分即如崢嶸山水之聲也爛漫

水火之象也。漫作熯非六書無此字爛字卻可作瀾洞篇賦惇惇瀾漫是也契闊離合之情也。憂虞悲喜之別也。

竭來去來之異也。後人詩直作忽來適來用朴儻文質之極也。正如軒輕依違然疑淹

速以對舉見意。

### 平仄互用字

字有平仄異義而入詩不異者。池北偶談嘗論之。而有所未盡。今推廣

之。如離別之離。去聲急難之難。平聲杜詩何時救急難。中酒之中。平仄互用中興之中。平仄互用

上應之應。平聲杜詩郎官及宿應。判捨之判。平聲杜詩相留可判年。又有縱飲久判。望忘那。平聲

但。平聲杜詩窮愁但有骨。祇。多祇同音見論只。平聲杜詩審言詩。相。入聲杜詩恰似春風相。欺得白詩如何不相離。

重。再也予。我也十。平聲音旬。琵琶。入聲司勳司馬之司。入聲請。平聲白詩請。扇。白詩

膏。去聲白詩仁風扇。蒲。入聲白詩燕。量。平聲白詩三年。些。平去二聲楚辭。底。為底物平仄兩用分。

挑。上聲王建詩每日臨行空挑。長。去聲段成式詩玳。纔。去聲獨孤及詩徒。親。

廝。唐人作平聲五代作入聲粗。上聲蘇詩。左元做之做。平聲司馬相如。

之如。上聲連。上聲陸放翁詩。蝗。去聲放翁詩。檠。平仄兩用其他雙聲疊韻之字。如張

王蒼茫莽蒼。龍聰。俱應平漫汗么麼嫖姚。俱應仄雜見唐宋人詩。至若打頭

風屋打頭之打。頂音不必作頂字也。爭如爭得爭奈之爭。音從上聲不必作怎字也。此又習焉不察者也。

可憐有二義

鮑明遠東飛伯勞歌云。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按憐字有二解。莊子庚桑楚篇。汝欲反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宋玉九辯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王逸注曰。竊內念已自閔傷也。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又孫會宗謂楊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陶詩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此可憐者。皆謂可閔也。戰國策趙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魯連子引古諺曰。心誠憐白髮。元此憐字與明遠詩所云可憐者。謂可愛也。凡唐詩可憐宵。可憐生。多作可愛意。杜詩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稽陰台明

陳書文學褚玠傳。宣帝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謂會稽山陰也。白香山詩曰。台明地展圖。謂天台四明也。

蘇渙安惇

杜詩內有贈蘇渙詩。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入韻紀異按詩實只七韻蘇詩內有贈安惇詩。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杜蘇何為贈之詩耶。然杜集又有入衡州詩曰。

門闌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強。以白起比渙。則渙之為渙。公固深知

之。題云紀異。亦誠不料是人能為是詩。而所稱傾倒。亦特傾倒其詩而

已。靜者之譽。其以為諷乎。蘇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勉以熟讀深思。此固切磋之義。亦必其人有厭讀舊書之意。舊書對新

經而言。微詞也。不然。公與章惇仙遊潭題名。知其必能殺人。豈有明於

大惇。而昧於小惇者哉。

和仲同叔涪皤

東坡一字和仲。見穎濱誌銘。又字子平。見文與可詩。文與可往年記得歸在京一首題云往年寄子平題

下注云即子瞻與可乃東坡之中表弟子由又字同叔。亦稱阿同。見東坡詩。黃涪翁亦號涪皤。

范石湖吳船錄云。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蜀中謂尊老者為波。祖

及外祖皆曰波。宋景文謂波當作皤。涪皤從其俗也。





詩學纂聞跋

韓門先生湖上草堂集曾付棗梨旋卽散佚予求之數載竟不克覩今春抱經先生寄示國朝人雜著十餘種此帙暨談書錄在焉因並得鈔入叢書蓋猶是當時雕本也壬子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人意蓋歸其當初翻本也于千中夏霜新賦其吉福

有琳琳式主密示闕時人難著十翁歸此却曾想壽翁并託因非醫檢  
門式主臨土草草集會村集樂流唱唱對子宋之博輝景不京橫今

學樂園題

蓮坡詩話

宛平查爲仁心穀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僕少遭憂患。放棄以後。酷嗜聲詩。凡從遊先輩以及石交襟契。所有贈答倡酬之作。必加甄錄。今年春人事少暇。搜諸篋衍。共得若干條。稍加詮次。若方外閨秀雜流之句。亦附入焉。回憶三十年來。酒邊燭外。論議所及。足以資暇者。正復不少。并爲述其顛末。以助談柄。僕素無名世之心。兼少傳後之志。硯枯筆禿。猶復孜孜不已者。詎結習之難忘。實敦交之竊取。若云翕張風雅。軒輊人才。則非所敢。

周宮詹

起渭

西湖詩云。天邊明月光難並。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

比明月。湖心亭似廣寒宮。較東坡別是一格。

宗室紅蘭主人

岳端

嘗自製揚州夢傳奇。徧招日下諸名流賞之。有少

年王生善集唐。卽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錠。白玉卮三奉酒爲壽。曰。一字一金也。生受酒。

以金分給梨園曰同沾君惠主人號玉池生善畫又號東風居士因有東風無力不飛花句爲輔國將軍博問亭爾都所賞也

楊無補年纔弱冠爲人題扇云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某宗伯見之吟賞不置

錢振芝

尙濠

馬嵬詩云長生殿上祝姻緣馬首紅羅不暫憐自是薄情

渾說謊不因無策庇婢娟與李義山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各臻妙境

王阮亭司寇寄懷其兄西樵兼答冒巢民感舊之作云風景蕪城畫扇時輕陰漠漠柳絲絲三年京雒無消息五日鄉關有夢思空對魚龍懷楚俗誰將蘅芷薦湘纍故人不見東臯子騷些吟成但益悲此詩深得義山神味正不妨與九日詩格調相同也

雪嶠大師

圓信

號雪獅子結茅徑山中獨居一菴自書聯曰孤雲臥此

中萬山拜其下嘗有句云千林萬林楓葉乾七灣八灣秋水老山猿簸石下危巖惡虎銜柴入荒草又云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

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菴中喫苦茶出筆奇峭無蔬筍氣

沛縣閻古古爾梅號白奪山人赴史道鄰閣部聘時值興平伯高傑爲

許定國所殺古古勸閣部往鎮撫之閣部勿聽且退保維揚古古遂以

書投之而去後於廬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闕云元戎親帥五諸

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廬州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又繡鎧金鞍

妃子妝興平一旅下河陽猿公劍術無人曉驚道筵前舞大娘

此指高傑婦即李自

妻成

合肥龔芝麓尙書與閻古古極善古古繫西曹賴尙書左右之得脫古

古上尙書詩云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深感之也

黃九煙周星前進士也上元人流寓湖州年七十忽感愴於懷自撰墓

志作解脫吟十二章縱飲盡一斗大醉沈南潯河而死時五月五日也

遊冒巢民春暉園詩云夢老吳山五十年今朝始得臥蒼烟三峯已叩

生公石一水還浮米芾船海國衣裳名士會醉鄉花月美人天豪情勝

事真千古那羨蘭亭與輞川又登劍閣云壁異黃州安用赤壺非蓬島

郤同方

冒巢民司理襄居如臯堂名得全園名水繪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

諸勝有同人倡和集如陳其年維崧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

樽戴介眉洵詞壇宿將君何忝酒國長城某在斯毛亦史師柱寄書那

及論心曲握手翻憐會面難曹文虎補倦遊滄海真無岸愁覺瀟湘尚

有涯吳蘭次綺狂橫白袷春無賴醉瀉紅珠夜奈何龔芝麓鼎學時窮

竟合謀歡老情至終如善怨何徐方虎偉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

逸事多又房中煖老珠三豔階下承歡玉二柯于象明梅襟期劇孟田

疇後風味盧仝陸羽閒皆名句也

錢虞山之於柳如是龔合肥之於顧橫波同類惜無蘭湯以洗之宣城

梅耦長庚題顧梅生畫蘭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蘼蕪

詩句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原注上有錢宗伯廬人柳如是題句蘼蕪柳小字也託諷遙深亦屬實錄

耦長有漫與集

吳梅村祭酒病中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

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其言亦哀矣。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圓圓曲等篇。皆可方駕元白。圓圓者。吳下女伶。陳姓。轉入田。皇親家。吳三桂見而悅之。及破闖賊。取之去。吳之舉兵。爲圓圓也。既爲平西王夫人。寵貴無比。後爲正妃所妬。辭宮入道。吳逆敗。不知所終。梅村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顏照汗青。又云。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譏諷甚當。

寶坻王子銓。任惠州太守時。與僧靈源輩飲於官署。暑後徧山木棉。因以朝霞一片木棉花爲題。詩未竟。座客有索西瓜者。忽見一人擔瓜數十在旁。視其貌。虬髯碧瞳。迥異凡相。王心異之。盡買其瓜而去。歷三十年。王官浙江溫處巡道。解組寓姑蘇。患痢頗劇。扶乩請方。乩詩云。朝霞一片木棉花。太守筵前曾賣瓜。屈指於今三十載。勸君依舊服胡麻。王少年患痢。曾服胡麻丸而愈。因再服之。果瘥。

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峰廬。每燕集名流。必出歌童演劇。有楊枝秦箏。徐郎諸人。徐郎名紫雲。色藝冠絕流輩。瞿有仲詩云。秦箏爲歌楊枝舞。



就中紫雲尤媚嫵。楊枝之子名小楊枝。亦歌童也。

陳其年往來得全堂最久。及官翰林。寄書巢民云。昔遊歷歷。舊事明明。水繪朝烟。鉢池夜雨。都縈懷抱。難問音塵。屬在深情。定均斯慨。贈詩云。乾坤高士傳。花月輞川圖。又小秦淮曲數首。最佳。今錄其二。廣陵城外小樓多。秋水盈盈翦越羅。記得昨宵樓上女。斷無人處注橫波。老去心情不自持。板橋細柳一枝枝。誰將碎雨零烟恨。說與風流小庾知。衣尋老母親縫線。篋剩先人手勘書。戴介眉句。夢疑曾見情原洽。別在方逢意更辛。瞿有仲句。

虞山徐芬若蘭號芝仙。詩格雄健。極爲漁洋所稱賞。出居庸關詩云。將軍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芬若有蒙古象棋打鬼等六歌。皆集前人句爲之。組織天然。滅盡鍼綫之迹。

朱子常中丞綱詩最佳。而不多見。有句云。畏暑鋪長簟。思風去短屏。去字極自然。

會稽令咎原彥茹芝與弟茹穎齊名而原彥詞翰詩文更優出塞詩云

馬頭東去雁門關回首三城指顧間怪煞雙鷗最無賴凌風飛上塔兒

山一曲琵琶酒一行高樓夜半朔風鳴今朝始識伊涼調盡是關山草

木聲原彥號抱雪世居桐城杏花村

海寧陳香泉太守奕禧書法名天下詩格更高潮縣阻風云風傳冷樹

飛霜葉雁宿秋江老白蘋風味不讓唐人

朝勿齋方伯琦博學強記詩文豪邁以事與余同繫西曹上元夜分詠

云門第於今冷似冰若憂得失我何曾呼盧百萬心猶在好客三千事

未能賞物微傾尊內酒隨時聊看廟前燈年來更覺歡情減風味蕭條

一野僧

童筠山陰人遊毛檢討奇齡之門工詩文幼聘姑女田玉娥未婚而童

以事北上田送之詩曰錢塘相送遠過此是杭州月杵春鄉夢霜砧搗

客愁渡頭千樹老江上一帆秋無限臨歧意東西水自流後童竟不歸

而田以夭亡

陳恪勤公 鵬年 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灑落。有絕句云。隔簾幽韻

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夜。海南新試小薰籠。清華秀

瞻。未嘗不奪風雅之幟也。

歸安陸巢雲 師 臥病寓齋。偶詠云。悠然木榻寄僧寮。靜裏聞鐘轉寂寥。

暖律倦吹寒谷熱。朔風偏助病魔驕。醫多變症非方誤。酒剩空囊亦興

消。只有短檠憐客苦。半明半滅伴深宵。風調酷肖龜堂老子。

雄縣王少司寇 企靖 嘗夢月夜至一湖。四岸皆似琉璃築成。中亘獨木

橋。橋上立一少年。朗吟一律云。若要西歸亦不難。何須抵死夢邯鄲。休

誇肘後黃金印。試認囊中白雪丹。五嶺風煙迷去就。三吳羽檄報平安。

波濤轉眼琉璃界。只許今宵月下看。時康熙丁酉九月朔也。次日爲余

言之。究不解詩中意義。

桐城方復齋 雲旅 弟臯宗 登暉 苞羽 正玉 子薪傳 世標 姪星源 式濟 星

巖 莊述邵 世康 文止 世熙 父子叔姪同余羈北寺者兩年。倡予和汝。無

閒昕夕。臯宗水仙句云。幾行翠羽浮秋水。一掬瓊瑤產玉田。薪傳對雪

句云。積於板屋愁難架。肥了梅花笑莫分。鳧宗又號屏圯。精於八法。常書二絕句於壁間。詩甚雋永。不知誰何所作。一云。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溼薜蘿衣。何人爲劈冰壺破。共看青天白練飛。一云。四簷春雨夜浪浪。記得吹差近竹房。三十五年江海夢。又隨歸雁過瀟湘。

皆省雪

茹穎

美鬚髻。善談笑。書畫潤筆有所得。輒分贈貧者。與兄抱雪

縱遊長安。戶外履滿。有句云。鳴秋殘葉大。破石老根強。

華亭王瑁湖相國

瑁齡

過仙霞嶺句云。傳車行木杪。候吏謁雲端。新秋

句云。醉思湘簟滑。涼愛竹窗虛。薛澱副相

九齡

送人句云。夢中有路終

難別。肘後何方可療貧。儼齋司空

鴻緒

贈人句云。投轄客同官閣臥。賣

文錢向酒家留。冬日句云。溪雲曉宿巖前寺。霜日晴縣江上村。可稱江

左諸王人人有集矣。

大覺國師玉林

通秀

磬山天隱修禪師之都講也。見山詩云。望見青山

眼便花。也知此處未吾家。吾家更在青山外。不翦荆榛不種瓜。師一號

天目老人。

靈隱和尚碩揆原志偶成云我亦年年澗谷師孤雲相引下茅茨人間

只競春光好五月松風賣與誰訪石壁主人不值云乞米江城僧未歸

孤雲斜日冷柴扉欲書庭葉留名字恐逐西風下嶺飛可入宏秀集

江都宗定九元鼎自號梅西居士詩格華贍題鄧尉山圖云鄧尉梅花

四十里具區三萬六千陂山中正對漁洋景令我尋思歷下詩徐電發

檢討鈞云定九一號小香居士晚隱廣陵之東原自著賣花老人傳蕭

靈曦晨為之繪圖王西樵考功士祿題曰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

野圃春時賞一枝博新詠幽情兩屬灌園人何來筆墨關卿事不惜畦

邊千錦叢多少清詞飽蟲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

橋一帶多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索果亭克素菴之弟詩多清刻有味如春歸空草色鳥語各花枝白雲

深古寺綠水悅騷人白餘樵徑雪青滿鶴巢松等句皆可誦

談半村汝龍字敬業吳下人工詩賦修書內殿因事維繫鬱塞不得志

往往發之詩歌閒以酒自娛不修邊幅和人送春詩云送春詩到識春

非我獨端居荆棘園。杜宇亦知人意苦。隔牆高叫不如歸。

半村與余交最善。相依園土中。晦明風雨刻意苦吟。半村有句云。狂飈無影摧花散。夢雨成陰障月昏。又五夜料難成好夢。兩年應未定驚魂。又塞翁得馬機先伏。楚國亡猿禍且隨。又詩惟寫意隨唐宋。酒借陶情任聖賢。不衫不履。多自得之趣。及與余無題倡和諸作。不緣人似梅花淡。肯繫情如春水濃。夜月樓臺楊柳笛。春風簾幕鳳皇裙。則又清麗芊緜矣。半村嘗爲余言。山陰女子薛小英。詩詞兼擅。以所適非偶。抑鬱而死。小英有無題詩云。昨夜懷人綠瑣窻。燈枝如粟吐銀缸。風聲入樹驚棲鶻。月影移花閃睡龍。撫枕應知腸斷九。窺簾猶憶目成雙。玉奴不省當年約。枉乞春絲繡佛幢。

閩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而所寫境地不同。如鄧孝威

過大庾嶺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亦本村遠行人小。荒城落照偏之意。句在伯仲。難分軒輊。古古繫刑部獄時。自署其門曰。闔天下無根

禍坐人間第一牢。談半村以事羈西曹。亦有句云。大地未能容我輩。此間翻可著閒人。

家伯初白老人嘗教余詩律。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所著敬業堂集。中分小集。多至十餘種。宋人惟楊誠齋有之。老人歸田。以及患難。又有餘生詔獄生還三集。家七倫弟刻於嘉善。老人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真。又有花朝晴示僧道楷詩云。初日烘雲碎作霞。討春人競出江涯。老來不喜閒桃李。別約山僧看菜花。此與宋魏野所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殷勤覓得新鑽火。爲我旋烹岳麓茶。意相似。

錢振芝。天上有星臨薄命。人間無藥治相思之句。爲世傳誦。而半村無藥可消衰鬢白。有絲難貫淚珠紅。其感時傷遇淒楚倍之。

嘉定孫竹坪。致彌。髻歲卽以詩名。掉鞅詞場。致身禁近者四十年。其題

秦淮小樹四絕最佳。赤欄橋外柳千條。一曲青溪漲晚潮。鵝管偷聲催

月上不知何計不魂消。南部烟花失舊聞。都無歌笑有愁雲。才人潦倒  
佳人老。腸斷當年白練裙。豔曲空傳燕子箋。如雷羯鼓鬧燈船。可憐三  
五花梢月。曾向臨春閣外圓。款乃聲中酒半消。水天閒話總無憀。不須  
重數華胥夢。衰柳秋風見六朝。又松坪未申集。載歸舟口號云。有淚何  
曾灑路窮。小船鼓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尊酒。飽看人家使順風。具見  
磊落胸襟。

秀水徐壽謀

天禧

號南皋子。神思風骨。清挺絕妙。與余在朝勿齋方伯

離相齋倡和最久。一夕三人共坐。方伯口占一律云。門前休問有何人。  
舊雨惟君意更親。博覽羣書推甲子。高燒銀燭守庚申。披裘捫虱論今  
古。捉筆塗鴉數夕晨。元定設著逢遯日。只應焚橐莫逡巡。南皋有小集  
一册。德州孫莪山勳爲之序。春遊曲云。狹路香車捲細塵。如花一隊出  
城闌。春風無賴垂楊柳。故把狂絲罨畫輪。

家伯查浦老人遊迹徧天下。覽眺留題。往往膾炙人口。而燕京雜詠百  
四十首。尤騰譽都下。康熙庚辰辛巳間。來遊天津。居吾家于斯堂。前後



幾及兩載。時與趙秋谷執信、姜西溟宸英、曾元彥茹芝、朱字綠書、劉大

山巖、肇賤、飛翠、殆無虛日。一日飲遂閒堂。留別主人云：歲晏論交地，淹  
留得此堂。月沈詩酒海，花照管絃場。客位新咨目，書叢舊墨莊。東州推  
逸黨，曠達爾何妨。才子今張率，名園比謝亭。門無辭客例，家有益齋銘。  
顧我頭將白，逢君眼共青。茫茫人海內，此迹豈浮萍。余弟基學開三人。  
咸克世其學，學有研北詩鈔。開有吾匏亭藁。

先祖少尹公舊藏陳章侯蓮鷺圖。陳相國元龍題云：墨花吹得綠差差。

小景分來太液池。白鷺不飛蓮不謝。搖煙立雨已多時。初白老人題云。  
蓮吾愛其潔。鷺吾愛其白。持將不染心。配此一拳石。

初白句。雪飄燈事闌珊後。春到梅花淺淡閒。查浦句。庭烏得食每雙下。  
鄰犬驚人時一喧。皆可參禪。

惲南田格字正叔。又曰壽平。善沒骨設色花卉。虞山王石谷暉亦以山

水名家。凡二君片紙尺幅。海內爭購。壽平有寄石谷詩云：收得江山在  
錦囊。霜天乘月下滄浪。尙留琥珀蘭陵酒。襍被同君話草堂。二君襟期

灑落當不獨以丹青爲能事也。

高雲和尚

元宏

號石庭。高風逸品。卓越一時。所著詩文。如蒼松翠竹。老

而愈秀。溪泛詩云。溪喧如虎歇。翻雷臨水人家。酒店開。雨脚雲頭還不  
散。畫眉聲裏竹船來。題徐芝仙水村圖云。小橋流水幾人家。點點浮鷗  
水上斜。釣艇魚罾疏柳外。半江晴雪覆蘆花。寄人詩云。北窗松樹盡成  
龍。塵外高眠鶴夢空。一徑飛花春雪白。半簾疏雨夕陽紅。向受紅蘭主  
人供養。後往平陽寺。有高雲詩集紅雪秋聲詞。

桐城方南堂

貞觀

生兒莫漫懸弧矢。識字惟當記姓名之句。海內傳誦。

與同邑馬相如

樸臣

齊名。貞觀答相如書問云。故人書至問何爲。落拓

心情老更癡。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橘奴傷澗成驕僕。瘡  
鬼公行如故知。惟有龍眠山口月。清暉夜夜照相思。兩人風雅交好之  
情。於此可見。

康熙丙申重九。余作賞菊二律。同人和韻成帙。天壇道士董守素。白善  
扶鸞術。有水仙杜麗春降乩。和二律而去。又降壇詩云。風淒月苦夜冷

冷幾點霜華上鶴翎猶有茶烟飄颺處何人窗下讀黃庭至丁酉七月

江西杜道周葉潛邀守素於盤山張青城道士光璧之栩栩亭麗春復

降備書家世始末且錄海天詞十首今記其一云每因封事到瑤池

上桃花開幾枝俯瞰江河流影細何人劈下兩莖絲

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投以吟筒紙墨日多如沈麟洲元滄青雲早

達原非幸自首論交未是遲豈有生涯成畫地任他好夢到鈞天談半

村汝龍身經一劫觀殘局心有千頭理亂絲沈良思青崖吟到梅花連

月冷話深爐火入灰微程廷儀可式春回小院先啼鳥香吐寒梅欲染

衣方高度元禮白草地積霜黃雲天欲雪姚次耕陶幾莖病骨西風裏

千里愁顏落日中劉雪珂文煊事雖千局變心共一燈明高素臣日時

拙匠長飢仍刻鵠壯夫今老尙雕蟲雪齋上人超祚地限未空不作佛

天宮已滿莫藏身錢修亭陳羣美人悲未嫁多坐良媒誤由來情好鍾

愛極翻成妒陳蘭雪儀怒土學山爭突兀激流如箭亂崩奔胡象山捷

即遭放逐安天命不入矜疑亦聖恩鮑集軒鳳翔草蘭香馥尋南鎮毛

箇生鮮買破塘許子遜

廷傑

楊柳亂烟春店曉海棠疏雨小樓寒紙闌

茶濃烟篆晚板橋花拂酒旗香深林葉落堪容月北牖簾疏慣引風下

芝田

鶴

腸惟嗜酒時偏潤鬢爲吟詩半已斑王雨楓

霖

半生噩夢霓裳

曲此夕王郎斫地歌銜碑石闕將誰訴落溷花枝一任風皆一時酬倡

之作堪入主客圖也

宗室香嬰居士

文昭

字子晉從漁洋學詩一日與從祖紅蘭主人分韻

云花香高閣近書味小樓深主人極爲激賞後益肆力爲詩絕句云小

徑深沈繡綠苔曲闌干外儘徘徊似疏半密三更雨牆角碧桃無數開

子晉居右安門外趙村有紫幢軒集

長洲許子遜孝廉善學少陵都下送同里陸實君枚往楚中云北上同

爲客南還不到家三年留冀北十月下長沙一時傳誦

山陰宋西洲

祖昱

才思敏捷一日可得數千言名滿長安其弟西椒祖

亦銳志苦吟而西洲頗倚才自放記其送高雲老人南還云高雲大

士好消閑六十年來非等閒生既逃名歸白社死應埋骨在青山父長

白先生爲越中名宿。有柳亭詩話。考据精博。其徵引近事。可備掌故。

尤展成侗良齋雜說。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一事。令人有

大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墳園。當晚春時。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

閒所縣詩軸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聖橋東畔迢迢路。

芳草斜陽晝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林人不

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歎良久。尼曰。此何人詩邪。姬曰。不知誰作。

後於摩訶菴中道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也。蕉林爲真定梁相國所

居。故名其集。其詩乃春郊十首之二。老尼遂從相國乞歸一册。尼係明

季宮婢。當時稱菜戶者。

朱竹垞檢討彝尊與漁洋齊名海內。趙秋谷宮贊執信作談龍錄嘲之。

曰。朱貪多。王愛好。余嘗讀竹垞翁瞿谿詩云。鳥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

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似又非貪多矣。秋谷詩法二馮。格律甚細。有

蠡海葑溪二集。

余舊與朝勿齋談半村。吳寶崖陳炎同作小遊仙詩。寶崖一絕最佳。自

余舊與朝勿齋談半村。吳寶崖陳炎同作小遊仙詩。寶崖一絕最佳。自

整花冠向鏡臺。天衣稱體不須裁。呼童特地除松徑。曾訂雲英早晚來。  
康熙己亥除夕。余居北寺與高雲老人煨榾柮而坐。忽報客至。視之則  
王孝廉兩楓也。因邀半村呼酒縱飲。是夕卽留榻焉。時雨楓僑居傅闥  
林編修王露家。至晚不歸。家人徧索不可得。共相詫異。姚次耕太守陶  
曰。必往西曹伴蓮坡度歲也。次日元旦。次耕閱林與聞人鏡曉劉雪珂  
聯轡過訪。一見相與大笑。賦詩而去。舍華堂而集園土。亦一佳話也。兩  
楓守歲詩云。斗室天空復海寬。圍爐促膝共盤桓。何人解道此間樂。一  
笑都無行路難。賈島祭詩終寂寞。昌黎罵鬼太寒酸。酒酣拔劍歌聲動。  
起視蒼龍已向闌。

諸城丁野鶴

耀元

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遊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

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

怒罵淋漓興盡。策驢而返。漁洋載徐東癡

夜

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

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少年呼曰。吾東武丁野鶴也。有詩數百篇。苦無  
人知。子爲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尙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

妻能炊黍子蒸藜。一家清福皆耽隱。十載勞形合靜棲。野徑看雲雙屐  
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憂憂幽禽盡日啼。

敬業堂集載客有稱高唐州爲縣駒里者。因戲成絕句云。野語齊東最  
易訛。縣駒遺俗近如何。自從一變崑山調。不是吳兒不善歌。

空谷山人佟蔗村鐵家世貴顯。不樂仕進。僑居天津尹兒灣。以詩酒自

娛。有妾亦能詩。蔗村築樓居之。名曰豔雪。蔗村詩各體擅場。尤精五言。

一日傳閬林王露請假南旋。路由津門。余邀張眉洲坦及蔗村同遊王

氏依綠園。蔗村詩云。折簡呼溪叟。攜童上野航。閒情拋筆硯。老興逐杯

觴。短棹辭塵境。名園問醉鄉。到門秋正好。花竹滿軒廊。

毗陵董玉蒼妻吳文璧永和以貞節聞。所著苔窗集。著語清新。有語諸

女伴句云。莫訝隨行步每遲。難將愁緒訴心知。比來欲識儂懷抱。試看

芭蕉未展時。吳江潘稼堂爲作傳。

華亭船子和尙紺池宗渭作詩。洗盡村華。獨標雋逸。陳其年云。有僧以

詩名遊陽羨。投詩一卷。乞序。覽之皆出吾友紺公所著。不覺失笑。調偷

聲木蘭花一闋以戲之後同史子雲臣過吳門訪公梅隱述其故一座  
闕然公曰是無足異曾有僧假余詩謁王阮亭先生中有亂松殘雪寺  
孤磬夕陽山句先生歎賞不已贈詩曰愛公殘雪句何減碧雲篇列漁  
洋集中又載之池北偶談此何異一一鶴聲飛上天邪  
平樂太守佟鏞妻趙恭人早寡依兄公鏞僑居天津鞠子潞成進士生  
平作詩最富不輕示人而絕無脂粉之態祭竈詩云再拜東厨司命神  
聊將清水餞行尊年年破屋多塵土須恕夫亡子幼人題邊塞圖云黃  
沙漠漠迥無垠萬古關河不度春今見畫圖腸欲斷可知當日戍邊人  
二絕爲世傳誦所居曰殘夢樓因號殘夢主人

海光寺湘南上人

成衡

饒有鄭虔三絕幼爲高雲老人書記老人來津

挂瓢海光之蒲陶草屋湘南執弟子禮甚謹一日老人病後以梟梁爲  
杖余曾有病餘聊作伴竹外又逢君之句湘南親爲老人鐫於梟梁杖  
上

蜀糲米飯前人無詠之者德州謝方山郎中

重輝

詩云浮椀渾如琥珀



光豐年人每號粗糧。相如渴後曾逢否。方朔飢時那易嘗。真味惟堪同紫萸。補中詎止勝黃梁。大官精膳無由見。一飽何妨此下腸。錄之以識田家風味。

許子遜送春八絕。風流淡蕩。一洗陳辭。錄其最佳者。吳兒日莫蹋歌回。紈扇痕新裊底開。燕子一雙斜掠地。不隨春去却飛來。逐隊鄣泥南陌頭。畫船蘭櫂開蘇州。送春不送歸天上。兩兩三三到虎邱。橋連芳草酒旗青。醉睨當壚倒玉瓶。十里好風吹不住。亂紅飛雨過長亭。竹垞翁劇加咨賞。謂燕子一雙好風十里。令人對此黯然。

辛丑仲春。余遭炊臼之痛。同人和悼亡詩甚多。中有佟蔗村姬人豔雪七絕。結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用意新異。

燕京變花之巧。功奪造化。牡丹碧桃玉蘭迎春之類。於三冬皆可計日而得。查浦老人詩云。出窰花枝作態寒。密房烘火煖催看。年年天上春先到。十月中旬進牡丹。

方實村觀察願瑛蘆花被詩云。半江煙月壓歸夢。一榻霜華伴老禪。可

配元人詠蘆花被云西風吹夢秋無迹夜月留香雪滿身

湘南應天童之請余以詩送之湘南次韻見答云入秋纔幾日塞鴈已成行挂席催歸去編茅愜退藏君閒仍閉戶我老倦開堂他日如相問山前見石羊湘南有一笠吟等集俱未開雕

乙巳秋日修亭南歸過津門值余續娶尙未逾月以詩見投云片颿南下日正爾畫眉初人澹當秋月詩清出水蘂由來傳八采別後託雙魚為寄春明舊今成博議書

荊州守袁穉菴韞玉為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遭亂北都佐

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吳梅村以詩贈之曰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白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彈絲法曲楚江情袁所製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

孀老涇盡青衫調不成穉菴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邪穉菴狂喜幾墮輿

梅村將至京師。有寄當事諸老詩。反復吟詠。不勝悽楚。嘗記雪菴和尚一絕云。看了青燈夢不成。東風滾雪落寒聲。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可以贈之。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寄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崑山顧俠君嗣立題鐵夫上人憩杖雲根圖云。櫻溪簪笠水邊行。魚鳥知君拄杖聲。莫占前山一片石。添余同坐看雲生。不減前詩風致。

俠君與查田查浦二老人極善。一日在山東道上壁閒見二公詩句。因題其後云。兄弟賡酬各鬪奇。模糊墨迹二查詩。屋梁依舊三分月。曾照聯吟擁被時。因查浦詩有可憐半世爲兄弟。姜被翻憐逆旅中之句也。乙巳重九。家松晴奕楠種菊顧顧齋。招同魯亮儕之裕徐芝仙蘭張眉洲坦符葑林會燕賞。亮儕和余韻云。坐擁花城賦好詩。詩成呼酒一酬之。花神解撥詩人興。細細寒香出衆枝。後十日眉洲作展重陽詩。芝仙和之云。落英何待展秋光。三徑風流未盡荒。佳會卽今爲上九。吾徒終

古在高陽賞心香泛山杯冷照眼花迎夜雨芳想見開成當此節六宮  
稱慶道勝常十月初余又邀諸公賞於澹宜書屋眉洲句云恍疑身入  
衆香國共訝秋存小雪時

雪嶠大師詩云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窗關月眠林下自聞秋葉雨  
燈前亦有草蟲飛皆瀟灑有致

錢唐符葑林曾有春鳥小橐賞雨茅屋雪泥鴻爪等集流傳南北其歸  
自橫塘云浮石環溪水半篙綠鱗鱗動散魚苗歸來滿地夕陽影知了  
一聲鳴柳梢神韻不減姜堯章

陳恪勤賦冬日感懷十首手書贈余敘述生平悲歌感慨今錄其一塵  
中空羨大丹還虎豹何須扼九關日對道書眠石室時聞仙客下蓬山  
金焦自足容鷗沒海嶽猶能伴鶴閒墨瀋酒痕猶在眼舊題應滿翠微  
間

余乙巳初度徐芬若贈詩云雪中門爲次都開相約扶筇百尺臺踏凍  
不辭非獵酒仁人曾煖曲身來膝前風颭一陽巾饒有閒情慰老親幾

見壽筵開綺歲。稱觴多是白頭人。鼓聲坎坎鷺于飛。筵捲重簾客減衣。  
笑口滿堂生淑氣。辟寒原不在珠璣。五色線添長命縷。消寒枝當九如  
圖。圖中春色知多少。一片梅花酒一壺。擺脫凡近。豈可以嘏詞目之。  
湘潭張湘門少廷尉。有齋名學量。自稱學量老人。爲護使時。居余澹  
宜書屋。前後約三年。晨夕倡酬。縱談上下。嘗爲余言有詩二句。忘其姓  
名。因代作前二句以成之。南軒北牖復東扉。取次園亭待我歸。當路莫  
栽荆棘樹。他時免挂子孫衣。用意深厚。仁人之言也。

虞山多遊戲筆墨。有反東坡洗兒詩云。坡公養子怕聰明。我被癡獸誤  
一生。還願生兒猥且巧。鑽天驀地到公卿。觀此可知其趣向矣。昔宋鄭  
清之罷相後。登塔詩云。今日方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王介甫未  
遇時登塔詩云。不爲浮雲遮望眼。只因身在最高峯。洵乎人之出處行  
誼。可於筆墨間驗之。

胡象三。捷幼有神童名。十歲能詩文。與余同硯席者三十年。其詩清潤  
和婉。時出性靈。和余元旦詩云。百歲澤消幾首詩。醉吟愁詠費相思。破

正清興還無著飛上梅花三兩枝。又有高下歸鴻影。紅黃老樹村。愛閒  
身少累。媚俗骨無能。山擁白雲西塞雨。霜吹紅樹秣陵秋。負入愁腸偏  
曲折。秋來詩骨倍嶙峋等句。象三梅宮簷之珩所拔士也。

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山陰王氏。王氏有女名端淑。寄西河詩結  
句云。王嬙不是無顏色。怎奈毛君筆下何。引用二姓恰合。

徐芬若從軍沙漠。路經青冢。囑虞山黃尊古。鼎繪其圖以歸。都下名士。

競賦詩詠之。竟陵唐赤子建中詩曰。咄哉徐君真好奇。勸客一飲連十

卮。酒酣手持青冢圖。邀客爲作青冢詩。自言邊地盡飛狐。青冢猶在邊

西陲。世人但聞圖經說。我昔從軍親見之。前臨黑河後祁連。黃沙千里

胡馬迷。其地萬古無春風。但見白草常離離。一坏獨戴中華土。青青之

色長不萎。我時往拜值寒食。繫馬冢前古柳枝。此柳亦疑漢宮物。枝枝

葉葉皆南垂。下有無名之石獸。上有無主之荒祠。獸腹依稀青冢字。刻

畫認是唐人爲。祠中絡繹獻桐酪。碧眼倒地呼闕氏。至今牧兒不敢上。

飛鳥絕聲馬不嘶。卻爲奇迹人罕見。擅場畫手黃生宜。請看慘澹經營

處山川粉墨無參差。按圖一一爲指點。百口稱快含嗟咨。有客引滿前  
致問。先生圖斯焉。取斯嗚呼噫嘻。先生之意。客豈知。男子有才女有色。  
往往自愛如山鷄。王嬙本是良家子。對鏡顧影常矜持。一朝選入深宮  
裏。風流不數西家施。誰知承恩亦在貌。君王莫辨妍與媼。但願君王辨  
妍媼。妾辭遠嫁呼韓邪。移音所以喟然越席起。仰天不復揮涕洟。五鼎生  
烹主父肉。馬革死裹伏波屍。古之烈士多如此。高山河水當怨誰。此意  
天地爲感動。墳草四時回春姿。徐君之才滿一石。白首著書十指胝。新  
詩句句在人口。清如珊瑚敲玻璃。可憐三載飢臣朔。文章酷召數命奇。  
雖從王門掌書記。時平不須投毛錐。非無要路與捷徑。丈夫致身羞以  
貴。正如明妃恃其貌。倔强不肯賂畫師。人生遭遇有不一。佗儂豈卽非  
良時。假使明妃宮中死。安得香名流天涯。披圖知君心獨苦。別有塊壘  
非蛾眉。君不見杜陵詠懷生長明妃村。乃與庾信宋玉蜀主諸葛同傷  
悲。

余有坐夏詩云。夢回春樹外。花落午晴初。胡象三贈余詩云。對酒挑燈

三十年半生心迹寄詩篇。誦君花落午晴句。楓落吳江擬並傳。

阿雲舉學士金罷官後。來于斯堂與家大人劇談縱論。文采葩流。枝葉

橫生。聽之忘倦。偶記論李義山昨夜星辰昨夜風。與聞道閭門萼綠華

二詩。謂端指王茂元家妓而言。蓋義山爲茂元之壻。又爲其書記。隔座

送鬪。分曹射覆。非家妓而何。想時適有事奉命而去。是以有聽鼓應官

走馬蘭臺之句。至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更其明證也。舉

座爲之一笑。其惆悵詩云。惆悵西湟白髮知。舊遊歷歷入新詩。追思醉

帽吟鞍日。尙記華燈縱博時。花暖聯鑣春騎射。雨涼畱客夜圍碁。而今

腰劍從軍後。贏得傍人笑我癡。昔學士與陳香泉太守友善。囑香泉臨

玉枕蘭亭。臨畢。卽以原本畀之。香泉喜曰。以魚目換明珠。能無快乎。

天津由衛升州。河南宋冰鑑品以進士來牧此土。磊落不羈。後以偏強

罷官。畱津數年。與余晨夕過從。有詩云。連朝細雨未曾收。小院清涼似

早秋。自捲疏簾通燕子。卻憐峭壁賺蝸牛。歸來欲賦陶元亮。款段難忘

馬少游。多病經年當閉戶。等閒望斷舊羊求。



橫塘居士文欽明思其先高麗人。國初入京師。兩傳而富。峙陶頓。居士賦性脫畧。任意揮霍。凡人間服食居處子女玩好狗馬之奉。無不窮極。其願往往於歡場樂地。發露清機。視同脫屣。殆具宿根也。與余爲羣。紀交往來大江南北。取道津門。必盤桓旬日而去。一夕招余。出歌姬數人。佐酒。中有雙鬢歌一絕云。含煙過露一枝枝。半拂闌干半映池。最恨年年飄作絮。不知何處繫相思。爲之擊節不置。

商蒼雨編修盤號寶意。精音律。升菴琵琶。對山腰鼓。兼其風致。乙卯秋入都。路經水西莊。余出歌者演劇。蒼雨畱詩曰。記得東華甲夜長。九枝絳蠟膩歡場。誰知碎雨零烟後。又聽朝來翠袖涼。重簾消息隔傾城。相見翻疑面目生。不用掩羞裁月魄。當年著眼已分明。又錦屏銀燭夜闌時。細細風懷脉脉知。結習猶煩大迦葉。麗情都付小楊枝。司空相見何曾慣。學士休言不合宜。禪榻茶烟惆悵在。頓教雙鬢忽成絲。又妙高臺上好風光。值得東坡醉一場。解唱幾時明月有。元郎本是舊袁郎。水西秋景未凋殘。送客畱情坐夜闌。惱亂好花紅著眼。不教攀折只教看。後

二首指元郎也。昔東坡命袁絢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之句。是日元郎度曲。毛郎疊奏。寶意自吹紫簫和之。

客有夏日詩云。伏日茅檐暑不堪。舍東西北有深潭。也知三面涼風好。奈我柴門只向南。又有祝壽詩云。祝翁不效華封祝。富壽多男翁已全。但願有花兼有酒。長將花酒傲神仙。

毘陵僧朝宗通忍詩頗通禪味。不慕王侯不學仙。一瓢一衲度餘年。世

間多少茫茫者。道我曾參佛祖禪。

張少廷尉

璨

任長盧運使時。余至其小齋。見廷尉手書單幅黏壁間云。

書畫琴棊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嘗爲余言古人歌謠出於天然。故妙。近日楚中小兒求雨謠頗好。青龍頭。白龍尾。小兒求雨天歡喜。大雨落在田隴中。小雨落在花園裏。未嘗不可播之樂府也。

龍眠方復齋先生爲江南望族。余年二十。復齋已六十九矣。方氏諸名宿。往來水繪園最久。故復齋談冒氏掌故最詳。所言同人贈答詩文。多

有本集他書所不載者。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

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菴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茵次綺以下無不賦

詩以贈。溫陵黃俞邵虞稷二絕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詩曰。珊瑚枕薄

透嫣紅。桂冷霜清夜色空。自是愁人多不寐。不關天末有哀鴻。半牀明

月殘書伴。一室昏燈霧閣檄。最是夜深淒絕處。薄寒吹動茜紅衫。

黃岡杜于皇滂五月坐雨湘中閣和巢民云。何處動鄉情。湘中閣前雨。

極望猶嫌雨點稀。天涯雙淚潛然補。此中端不異湘中。湘水湘烟事事

同。烟裏一枝疑晚霽。卻看乃是榴花紅。榴花自燃竹自溼。高竿盡作湘

妃泣。更洗新桐葉斬齊。陰森只許黃鸝入。可憐楚客澹無言。窗外又聞

急雨喧。此際鄉思但求似。安得一個啼哀猿。又云。吾鄉絕境以瀟湘爲

最。而瀟湘之勝尤在雨中。此閣命名已見真賞。乃以屬和於去國三十

年之楚人。讀之泣數行下。此真瀟湘雨也。

雍正甲寅秋夜。夢至舊遊地。得句云。貪將葉葉花花地。趁取風風雨雨

天。高館人歸餘積蘚。空階日莫起寒煙。醒後續成一律。家選佛義和云。

臥遊愛續醒時句。蔗境難忘夢裏天。繡佛齋頭花似雨。眞珠亭外柳如烟。家松晴奕楠和云。半偈心香人去夜。一牀雲影雁來天。想中因果三生石。句裏光芒五色煙。選佛從家初白查。浦學詩二十年。詩筆老成松晴字。貢木先宮。簷聲山兄之孫也。

晉江施南堂

世綸

先生歷官漕督。清名著天下。南堂詩鈔二十卷。如璞

玉輝春。蟻珠浴月。琅然可誦。尤工五言。有愛山移舫對。隔水問花多。看雲生礪戶。聽雨過經樓。孤城侵海角。銅柱出天涯。飛花縣隙網。行雀上空階。海氣連吳越。秋聲入鼓鼙。水氣涼疑雨。松聲瀉似濤。等句。擬之姚少監鄭都官。當不媿也。子廷龍官禮部郎中。曾舉南堂全集見贈。

開封司馬許渭符

佩瓊

少稟母訓。所著詩文。具見根柢。贈余詩云。庇人

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又胸能貯邱壑。性本嗜林泉。後奉太夫人來游水西莊。太夫人有句云。旅思搖風鐸。歸心縱壑魚。又潮來初拍岸。雲起忽遮樓。太夫人錢塘徐清獻公旭齡女。名德音。熟精文選。流覽滿家。至今

老年猶日閱書一寸。

海寧陳文貞公元龍與家大人爲總角交。康熙癸丑秋，予告歸里，過水

西莊，置酒徵歌，流連竟日，留贈詩云：停舟話舊暫淹留，把臂相看兩白頭。湖海寓公成大隱，冰霜勞客遂三休。徵歌曲罷聞吳詠，投轄情殷滯衛流。共倚軒窗還惜別，鳳城不遠有丹邱。

新城高宗山孝廉，余友素臣廣文之子，才華宏麗，贈余有東山麗句，諸絲竹，北海名賢共酒尊。甲部攤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之句。

余童卯時受業山陰王梅澗先生揆，先生豪放不羈，遊徧天下，終以不遇而死，常記其詩云：計歷程途十二萬，今又經行八九千。身是勞勞南北雁，數聲長唳欲呼天。

澹宜書屋雜蒔漳蘭，一萼忽呈十瓣，驚爲覩見，各賦以詩。吳東壁司馬廷華云：重樓交結同心佩，一箭連抽十相花。汪西顥徵君沆云：膏綴重

臺情暗結，香縈擁背畫難成。趙谷林徵君昱云：幽處探香憐二妙，秋來

緜佩字雙成。

余年十四，曾遊上谷，後三十年始重過之，感舊懷人，作絕句十三首，舍

弟魯存題云。輕雲一艇滌秋襟。卅載離情入夢深。披讀阿兄遊覽句。蓼花菱葉總關心。

高自垢

捷嘗

言長白樂靜巖進士山絕世高蹈。隱居盤山平谷之間。故

自垢有何時訪支遁茅屋住盤阿之句。詩古文上追晉魏。乾隆戊午春。余至平谷。造廬訪之。以病劇不能對客。逾年而歿。

天津城南地勢窪下。夏潦秋霖。汪洋彌望。冬則冰膠如鏡。居民以凌牀往來。其行如飛。魯存弟邀同人作冰泛之遊。魯存得長歌一篇。內有句云。晶瑩倒射天影白。七十二沽無水聲。極爲儕輩推許。

半山詩。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極平澹中。意味無窮。漁洋聽琴詩。曲罷孤月明。溪光散清泚。主客無一言。露坐攬衣起。二詩皆可細參。

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造語甚佳。忘其姓氏。方復齋時誦之。

吳東壁司馬有于斯堂踏燈詞十二首。風調絕倫。記其二絕云。大庾花開冷不勝。松風亭子及時登。放香最好黃昏後。縞袂仙人看試燈。怪他

鮑老太郎當三五優童聚廣場舞罷霓裳妃子笑紅橋原有李三郎時  
演長生殿故云

余於己未元旦有句云春色淺深簾幕外梅花消息酒杯閒槐塘和云  
節交歲尾年頭候花放梅兄礬弟閒萬柘坡和云綺歲盡歸推轉裏春  
光猶在有無閒柘坡秀水人年二十舉宏博驚才絕豔落筆如神

杭董浦編修

世駿

首唱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輦下記其一律云雲葉

裁量片片方水仙晴漾日生芒兩邊透照成三影四角回中稱五光宛  
似寫形歸畫幃不妨偷樣學青塘劇憐空豔無人會輸與璇圖織錦張  
德州田在田助教同之山薑司農孫幼卽以詩名司農呼曰小山薑已  
未五月來津歡宴彌月將去集魯存弟香雨庫留別句云不奈唱驪歌  
匆匆今又過將陵從此去風雨憶君多

吳天章徵君嬰居蒲州永樂村爲新城入室弟子有門前九曲黃河水  
千點桃花尺半魚之句己未秋友人自山右來攜其鈔本詩一帙卽假  
歸手錄而門前九曲一首已佚其他五言如潮來全楚白雲上半江陰

一燈殘夜後。百感壯年來。鐘鳴少林寺。月上轅轅關。階前雙樹老。戶外一峯閒。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七言如倦馬。爭投盤豆館。飢鳥空噪赫連臺。時驚橘綠橙黃候。路入秦頭虢尾閒。當年情事悲鴻爪。近日文章愛馬蹄。河聲臥聽崑崙遠。嶽色晴瞻太華高。寒瓜引蔓垂茅屋。野水生波入稻田。皆得唐賢之神髓者也。天章墓誌新城撰。蓮洋集新城親爲評隲。

天章桃花夫人詩云。桃花夫人好顏色。月中飛出雲中得。新感恩仍舊感恩。一傾城矣。再傾國。漁洋曰。王右丞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太蘊藉矣。孫文定止亭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與此皆妙於調笑。

錢塘吳繡谷焯作詩。別出機杼。令人可想。鄧尉看梅花詩云。十年不到香雪海。只當十年不見春。堪笑林逋太寒儉。無多幾樹老湖濱。有藥園詩。稟渚陸鴻飛等集。尤工倚聲。有玲瓏簾詞。其儲書之富。與小山趙氏相埒。

丁巳閏重九。魯存弟於香雨廬庭除前後植菊花數千本。開樽燕賞。與



者十五人。墨瀋淋漓。酒光瀲灩。達五鼓始罷。余以小戶亦爲洪醉。數年來僅事也。嗣後諸君子相繼散去。已未秋。槐塘歸舟至滄州。有見黃菊詩云。前年香雨庫中住。萬朵金英青幔張。三五酒人容易散。一番棖觸閩重陽。

閩清林古度孝廉之父林初文章。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槐塘南歸以舟行阻滯。聊城見遠山有作云。買得吳江七尺舫。南來十日九停橈。青山似解憐岑寂。特露雙鬢爲我招。皆爲一時激賞。

詩以澹而彌永。陳對漚歲莫卽事云。鞿緒宵來頗未降。空階獨繞影成雙。一堆老雪明如月。賸供詩人牢落窗。深得澹中之味。

濟南王斗南觀察元樞過宛平相國怡園云。如何喬木裏。只是冷雲多。感愴深矣。

奉天李鐵君錯隱居盤山。有句云。鬪禽雙墮地。交蔓各升籬。錯號鷹青山人。有隄巢集六卷。古體刻意追摹漢魏。近詩則取裁郊島閒。

湘潭張少廷尉璣題湘帆圖二句最佳。淒迷山鬼啼春竹。憔悴漁郎折

岸花。廷尉爲諸生時。一日赴太倉王相國揆之招。座客滿堂。廷尉議論

橫生。旁若無人。席閒一羊脂玉卮。不覺爲衣袖所拂。墮而碎。四座驚愕。

廷尉掀髯而笑曰。久不聞此碎玉聲矣。飲酒縱談如故。

李旦初旭無爲州人。作詩務盡刻苦。不留餘力。書法奇崛。不得志於場

屋。分修古今圖書集成。後從事河工。補薊州通判。盤山爲薊州所屬。遂

日夜縱遊。以致降調。旦初恬如也。曾有句云。路從石罅盤旋去。人自松

梢向背來。于遊盤詩。可謂得驪龍領下珠矣。

崑山徐果亭秉義博極羣書。歷官侍郎。退處山林。片言必合經史。一飯

不忘友朋。清風高節。朝野共聞。有培林堂詩藁。高雅幽潔。纖塵不著。湖

心亭云。山霞飄綺席。水月盪珠宮。耘圃云。拙宜安隴畝。愁卽散登臨。飲

啄從飛鳥。榮枯看落花。贈吳伯成云。與君爲別正三秋。席帽霜天感舊

遊。尺木軒深重刻燭。九峯雲起並登樓。中朝將相勤推轂。邊塞安危在

運籌。願得借君旄鉞地。祭遵羊共風流。

蓮坡詩  
姜西溟編修久遊沾水吟詠頗多宜亭詩云不知秋遠近水色漲平蕪  
曬岸多魚網浮舟半竹廬橋敲眠折葦檻倒坐閒鳧落日宜亭上寥寥  
我輩俱有湛園未定臺

余家水西莊種紅菱己未夏長洲葛信天

正笏

張少儀

鳳孫

同客陳榕

門觀察署中魯存弟以五十枚餉之信天詩云紅菱正美喜分甘采采  
新從碧玉潭莫訝鄉心又撩亂果然風味是江南少儀詩云江南六月  
看采菱荷衣雪腕輕橈憑錦帆涇裏權烟入滿身風露寒凌兢曼歌一  
聲蟾魄上紫莖綠葉牽朱繩十年書劍去鄉國鴛鴦舊夢空飛騰直沽  
旅食又長夏消渴不耐炎煇蒸水西主人辱存問側生五十新荷承清  
香撲人光照眼奚奴觸手愁霜稜鶴留丹頂鸚爪細一彎茜影湘波漾  
玫瑰輕擘水仙佩玉膚映徹冰壺冰吳儂得此乃狂喜傳箋徧集諸賓  
朋古瓷擊出佐芳燕涼飈淨掃窺盤蠅滄州法釀瀉百斛靈池故實還  
同徵都忘蹤迹滯燕土但覺塵翳消胸膈哀梨縹李世豔稱蔗漿櫻實  
瓊筵登獨遺此品在煙水邈如釣瀨逃嚴陵天涯相賞有知己不辭干

里扁舟乘孤根近託藕香榭。白蘋掩映溪流澄。芳鮮只供騷客嗜。聲價豈要皇都增。尊前一笑宛舊識。領畧風味當年曾。願攜巾拂坐風檻。嬌紅婉翠圍千層。吳歛渺緜吳語軟。卜夜更命張華燈。酒酣潑墨進吳諺。春蚓十丈書枯藤。

吳江顧爾立卓無錫朱贊皇襄從紅蘭主人遊最久。主人有集曰玉池

生彙。因附鐫顧詩曰雲笥集。朱詩曰織字軒集。主人自爲之序。顧畫花鳥名於時。主人自塞外歸。途中寄贊皇詩云。大漠歸來至半途。聞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裏君曾見我無。時贊皇亦自江南重至都門也。

紅蘭主人有西洋四鏡詩。千里鏡云。數片玻璃珍重裁。攜來放眼雲烟開。遠山逼近近山來。近山遠山何鬼鬼。州言九點亦不止。海豈一泓而已哉。君不見昔日壺公與市吏。壺中邂逅相嬉戲。自從神術一相傳。而後市吏能縮地。斯言是真非是僞。今設此鏡蓋此意。君若不信從中視。崑山徐原一司寇乾學亦有西洋鏡箱詩六首。摹形酷肖。今錄其二。移

將仙境入玻璃。萬疊雲山一笥攜。若說靈蹤探未得。武陵煙靄正迷離。  
乾坤萬古一冰壺。水影天光總畫圖。今夜休疑雙鏡裏。從來春色在虛  
無。按眼鏡之製。不知所自。梁四公紀載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  
玻璃鏡。然非施於眼也。惟方輿勝覽稱滿刺加國出鑿鑿鏡。老人不辨  
細書。掩目則明。或當權輿於此。然前賢題詠闕如。明吳寬家藏集始有  
謝屠公送眼鏡詩。意者流傳中國。在有明中葉邪。

徐原一司寇次宿遷詩云。幸有張平子。還同馬少游。不辭桑落酒。共醉  
木蘭舟。虹捲荒城莫。雞鳴古廟秋。餘生老湖海。搖落復何憂。立齋相國  
元文詩更矜貴。送人之官瓊州云。鮫宮風定揚舲過。海嶼花開攬轡行。  
司寇相國及果亭侍郎。皆有專集行世。棣萼聯珠。不能專美於前矣。  
柏鄉魏相國五絕最佳。慧香廊詩云。春在蕨蕤中。衆芳噴不歇。心幽得  
妙聞。皎皎花閒月。

魯啟人庶常曾煜過津門。停舟見訪。贈余詩云。我未江干擬卜居。君酒  
憔悴似三閭。新交卻得蒼涼後。舊事重提涕淚餘。善舞寧憂客試鶴。出

遊惟有子知魚短檠何日能相對風雨西窗夜讀書

金君桑洲爲白河令舟行漢水濱得一石如半月狀色縹碧面微凸形似龜背有螺文如雲錦周而旋繞底如龜板有文綠質黑章斜豎相間其旁微凹左右各露黃紋一道上下二面皆可作硯發墨足比端溪之佳者置滴水其上雖盛夏經夕不涸浸水盂中照日徧身皆作金色陳滄洲先生見而異之金君遂舉以爲贈先生意其爲千歲綠龜所化因名以綠龜硯序而銘之更繫以長歌末云嗚呼世閒萬物變化何其多慎勿返故歸洪波坐使墨乾筆穎禿我亦欲化爲頑石龜乎龜乎當奈何

江南徐巖叟太守

起霖

詠脇生兒詩有生愁沈下土得竅卽先天之句

兒父王華陝西三原人

江南僧麗杲

行昱

來津訪大悲菴詩僧世高不值而去畱詩云渡水尋

幽勝池荷香滿衣竹深藏宿鳥雲薄冷漁磯出寺鐘聲遠當窗花影稀  
惠休何處去惆悵竟空歸

唐六如墓在桃花菴。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舉重爲修葺。一時名  
士吟詠甚多。有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一卷。內韓慕廬宗伯羨一聯云。誰  
昔唐衢惟解哭。祇今宋玉與招魂。序曰。唐解元以曠世逸才。屢飛觴而  
醉月。桃花塢爲芳年勝地。曾聚德而占星。當時行樂之場。盡是言愁之  
日。人非漁父。如入武陵之溪。地接梵宮。不異元都之觀。衲衣持鉢。晚懺  
青雲少年。蓮花供僧。早證白骨公案。何人不旅。卽此言歸。風悲一邱。夜  
長萬古。嗟乎。飛霜不擊。冤獄誰明。落桂無枝。孤墳入恨。況復中郎有女。  
憔悴誰邊。鄧攸無兒。冥茫天道。亡何木拱而伐。封斧而平。居民數家。流  
水一曲。何邱收骨。迷若蒼梧九疑。有石點頭。語以韓陵一片。蘚苔剝蝕。  
幾欲生金。高下變遷。斯堪墜淚。傳之好事。達我中丞。發教而愼子房。下  
馬來瞻董相。垣其幽隧。覆以孤亭。柳子岡前。棗強之碑。故在。鳳林下畔。  
襄陽之墓重完。感我公之意氣千秋。矧吾屬之蕭條異代。五湖共放。亦  
是當世畸人。一燈自憐。須弔下場才子。隻鷄絮酒。補往日之衣冠。語燕  
啼鶯。續多情之絃索。猶幸曩者跼蹐之地。丈室依然。故人針露之題。墨

痕特妙。文人慧業，靈運已夙生天。再世因緣，浪仙自堪鑄佛。寧止一孟之薦，行修兩禊之遊。栽去後之桃花，待現來之優鉢。於戲草木氣味，何必同時。文字生涯，不勝遙契。春風小隊，公既爲挂劍之人。細雨僧房，走願作鳴驢之客。敬先長句，供下掃之秕糠。用啟諸賢，綴上頭之珠玉。錢塘洪昉思昇詩曰：吳興僻性解憐才，踏雪唐家墓上來。豚栅雞棲無覓處，獨尋殘碣洗荒苔。原注宋中丞從沈客子所請也頗學吳趨年少狂，逃禪垂老悔詞場。不知他日西陵路，誰弔春風柳七郎。

徐芬若嘗誦一絕句甚佳，忘作者之姓氏。詩曰：十年多病沈休文，瘦比湘天一抹雲。看盡前溪歌舞地，癡心只愛鳳皇裙。

家二瞻伯書畫兩絕，名重天下。初白老人贈以詩云：詩文價定人爭購，書畫船輕客待邀。與先祖有竹林之好，留贈書畫極多。數十年來，盡爲人攜去，僅存所書萬石亭記十二幅畫數幀而已。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真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



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後庚寅九日。郭于宮在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二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燄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筵興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洪有集名稗畦。竹垞贈洪詩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亦實錄也。

汪茗文編修

琬

贈人云。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與沐景容

滄海遺珠集所載日本使臣天祥題虎邱寺樓臺半落長洲苑。簫鼓時來短簿祠之句相似。細味之用意各別。詩格亦自不同。崑山葛翼甫夢航雜說云。鈍翁作詩。規模舊句。閒出新意。如裝池故院無名畫。傳寫前賢未刻書。本方夔屏張前代無聲畫。架插今生未見書。須扶醉日移來

竹。亟護分前接過華。本范成大開嘗臘尾蒸來酒。點數春頭接過華。呼我不妨頻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本陸游偶爾作官羞問馬。頽然對客但稱貓。除醺過了吾何恨。筍老純殘最惱人。本陸游荷花折盡渾閒事。老卻純絲最惱人。深山交舊俱無恙。惟欠樽前麴秀才。本白居易樽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玉輦不來花落盡。掠鷹臺上鳥空啼。本段成式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如此甚多。不能悉數。

孔東塘學博

尚任

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

閒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蘊雙題詞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

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嶺陳于王云。玉樹歌殘迹已陳。南朝宮殿柳

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云。血作桃花寄怨孤

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陳定吳次名十

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崑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高雲老人重上長安秋日懷舊詩三十首。鉛華掃盡。獨出性靈。今記其

數首云。病老無聊客況難。死生情重憶紅蘭。夢中猶喜分明見。淡寫黃  
花帶雨看。指紅蘭主人也。江南留得顧梅花。老去詩篇興倍加。猶作梁  
園舊賓客。西風殘照送昏鴉。指顧爾立也。古香西席憶徐陵。天上麟兒  
拜老僧。十七年前曾授記。寸心今託玉壺冰。指徐芝仙也。水南莊上有  
髯公。與我同年話始終。留寫楞嚴了了義。鴈王共禮白雲中。指宗室拙  
齋公。吞珠也。最愛紅椒晚更香。碧蘿翠竹映虛堂。胸中別有真高節。獨  
對秋山畫夕陽。指借山上人也。一卷清詩冰雪寒。馬驢第一說貞觀。而  
今問盡江東字。滿眼風塵見亦難。指桐城方貞觀也。海內都將詩句誇。  
盡從狐媚託嬌花。長沙獨立人偏遠。望斷汀洲鴈影斜。指陳恪勤公也。  
徐芬若倩輦下名家三十餘人。合作芝仙書屋圖。一時詩家分題吟詠  
者六十人。博問亭分得苔云。雨後隔簾應漠漠。風前映戶自閒閒。石衣  
水髮渾難辨。且對生綃一解顏。孔東塘分得竹云。舊臥芳齋竹滿欄。今  
年新筍又成竿。相思烟水三千里。倩寫墨君紙上看。松江周寒溪彝分  
得沙上細草云。細如石髮千絲冑。密似秧針一抹齊。若憶虞山好風景。

無邊春色染青谿。華亭王雲岡。時鴻分得巖上小松云。纔經霜雪幾春  
秋。點染青山分外幽。卻笑丈人峯下樹。千年封爵爲秦留。宗室拙齋公  
分得水閣云。曲曲溪流草閣虛。主人高隱是南徐。卻疑五月江深候。滿  
塢松篁讀道書。代州馮欽南。歷分得小柏林云。叢叢小柏儼千章。翠影  
扶疏日月長。種近仙山樓閣地。好凝珠露待鸞皇。大興曹渭符。曰。瑛分  
得草亭云。小結芳亭草覆檐。周遭花藥鬪濃纖。此中好著吟詩客。敢請  
徐熙筆自添。芬若後舉此圖贈余。

吳江徐電發。軌中博學宏詞科。官翰林。早歲韶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  
無題詩。有殘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朱長孺。鶴齡語顧茂

倫。有孝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爲上客。

又過皖江作雜感詩云。亂落楊花攪白絲。皖江江水漲于煙。南朝狎客  
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吳人袁駿。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

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旁。聲出金石。歲葺一卷。裝褫之。積五十餘軸。

題其幘曰。霜哺篇。虞山宗伯爲作識字行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人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祥符周櫟園司農

亮工

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當大疑難。神氣安閒。

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而好嘉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必枉車騎過之。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閒不遺一士。然後快。著述多至數十種。贈空隱和尚俗臘詩云。生天良不易。選佛亦難成。但說慈悲力。能銷戰伐聲。病猶甘敗寺。老益賤虛名。一笑桃花發。春風第幾庚。卽與衲子往還。亦不作隨聲附和語。

蔚州魏環極尙書

象樞

性至孝。詩甚清挺。告終養時。不復通書朝士。偶

以著述寓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已。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官。此身一失官何補。可稱名句。

王西樵考功

士祿

有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等集。海內耆宿如杜

于皇孫豹人。汪苕文。尤展成諸公。論之詳矣。西樵題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驚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其辨

香微旨所寄可知。阮亭選擇西樵詩什去二三，次爲四卷，亦從其宗仰也。

徐東癡工爲詩，隱居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與同里王西樵阮亭兄弟極善。阮亭爲刻其集二百餘篇。清明詩云：今年春冷候常賒，野曠烏啼日又斜，寒食清明都已過，暮田撩亂野棠花。轉城詩云：來看東風翦柳條，土膏新軟雪全消，轉城三面無相識，黃葉隨人過板橋。又雪晴句：春來荒墅無供給，雪斷柴門少送迎。又午醒句：布穀鳥鳴過麥後，採桑人去在花前。又秋柳句：爲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皆警策可諷。

高念東少宰，所山東蒙陰人，骨清神佚，氣靜情疏，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陰，卽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送人歸海陵云：紅香塵裏休回首，黃葉村中欲卜居。出入中外三十餘年，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士大夫高之。

睢州湯潛菴司空，斌性至孝，潛心性命之學，作詩雄渾俊逸，讀之如在

開元天寶閒。贈人云。千里風塵驚短髮。十年供奉憶同官。送友云。關河落照鄉山迥。驛路鳴蟬野樹深。題畫云。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閒。盡日茅亭下。開窗到遠山。出語圓潤溫厚。不矜才使氣。宜其理學文章。爲一代名人也。李天生以車笠之雅。刻其遺藁八卷。

吳江計甫草孝廉。東忍辱好奇計。負經世才。不得志。與尤展成王阮亭交最善。將至京師。有作先寄所知云。帝城隱隱接雲霄。又見梯航萬國遙。遂有黃金能市駿。不妨青海看橫鷗。乘風搖曳三千里。感舊淒涼十四朝。多少菰蘆遺老在。敢將詞賦問漁樵。後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地。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頽墮荒草中。求其子孫不得。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宛陵施愚山侍講。閩章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己任。作詩直追漢唐。尤善五言。有披拂散心顏。榮落皆愉悅。眷言采芝人。毋使春芳歇之句。漁洋謂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宋卽荔裳也。

計甫草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

舵樓下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阮亭論少谷詩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王廷相子衡。銳意詩文。見善如不及。少谷山人鄭繼之。與王未謀面。乃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王見之。有知己之感。於鄭死後。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甫草生平奇事最多。余友朱導江。岷備述之。

鄭谷口有二人。一鄭

篋

字汝器。江寧人。善八分書。兼工吟咏。一鄭

餘慶

字芷茵。歸安人。嫻經濟學。著行水金鑑石柱記箋釋二書。鄭篋有遊山五古云。虛閣倚木末。石竇流潺湲。禽鳥得所適。嚶鳴相往還。人何獨無情。不樂真愚頑。况此衡門。原本缺一字逍遙有餘閒。肯從二仲遊。何羨三神山。海鹽陳若蘭。端麟著閨詞百首。有句云。垂柳依依綠影生。芰荷亭館設楸枰。局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個贏。可以並美花藥矣。有集名綠窗閒詠。

溇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梁蒼巖相國。

清標

別墅。相國秋憶詩云。



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幹冷。綠烟猶似昔時無。

余有別業在曲周。庭前海棠忽於十月間雪中盛開。大尹張若巖桐城耆宿也。賦七律一首。和者甚多。津門閨秀許雪棠。過時不嫁。雅善詩文。詩曰。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凌寒意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窻。朱門舊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缸。卻恨社公無好句。空教十月渡寒江。汪西潁津門雜事詩云。不櫛書生不畫眉。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教玉杵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指雪棠也。

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注蘇詩。采入補遺卷中。尋碑未得。作詩紀事。仁和沈椒園待御廷芳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貽老人。并系以詩云。安隱寺外安平泉。殘碑樵罷懷坡仙。遺篇收拾隨刊得。辛苦詩翁作鄭箋。以所注蘇詩未及開雕故也。

顧梁汾舍人貞觀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中允繩孫贈

詩曰。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

落宮槐

徐電發屬謝彬畫楓江漁父圖漁洋題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

似天隨朝來宣賜蓬池鱸卻憶鱸鄉亭畔時愚山詩秋來漠漠水漫漫

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飢索米那知回首憶漁竿海鹽彭羨門少

宰孫詩手結扶須上釣舟霜黃初落潦初收憑誰翦取吳江水并作

楓林一派愁嚴蓀友繩孫詩瑟瑟波中一棹回鳧雛相趁小鷺猜等閒

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益都馮文毅相國溥詩楓江一棹五湖

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白頭飢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

湖之樂者也

揚州紅橋之名自新城司寇爲司理時與諸名士觴詠而著陳其年詩

云輕紅橋上立逡巡綠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

如塵一帶蕪城綠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

事可憐雨餘垂柳鴨頭綠日落吳天卵色紅絕似儂家罨畫裏幾層春

水幾層風人多誦之

余舊有宏覺禪師道恣手書絕句一首。不知爲何人所作。及閱古法語。乃雲峰濬師之偈也。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疎月度微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余遊盤山至萬松寺。亦有句云。寺前青翠萬株松。寺後巉巖百疊峯。坐久不知天過午。數聲聽打飯時鐘。

周櫟園司農移家白下。駐節青溪。桃葉烟波。莫愁佳麗。閒訪殆徧。嘗於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讀之幾欲作望江南也。

香林苑道士王野鶴理聰能詩善琴。有當門飛瀑布。橫澗幾長松。神仙固使人難及。貧賤誰云世不憎之句。宗室博問亭來津。深相契合。問亭返都。寄以詩曰。舟過津門三月闌。碧桃花底訪仙壇。別來幾許常相憶。白帝西歸黃菊殘。紅蘭主人呼曰。采真先生。

秀水僧靈淵成濬雲林諦暉之門人也。住諸暨疊石寺。能詩善飲。有句

云。梅花三竺雪。楊柳六橋烟。頗清婉可諷。與余友余荆帆懋橋極善。一

日偕荆帆渡錢唐江。荆帆詩云：十載輾塵爲客久，一江小雨共僧還。大有畫意。

新城有記得詩二十首。今記其四。班班車又到河閒。越燕辭巢幾歲還。記得繡堂紅燭下。有人和淚唱陽關。風回曲陌漾遊絲。新作浮萍綠漲池。記得去年今日見。石欄西畔牡丹時。瑯琊悵悵爲情多。記得臨歧喚奈何。千媚中央隨處好。最難忘處是橫波。菖蒲花好乍聞名。花底從教過一生。記得回廊人語寂。卸頭纔罷月微明。

錢塘厲太鴻徵君鶚以詩名海內者三十年。有樊榭山房集十卷。清微孤峭。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今年落燈日以手書詩筴見貽。內有紅橋春游曲曰：客愁當春亂如絲。挂在紅橋新柳枝。主人官小肯愛客。載酒呼船浪泊泊。孟婆跋扈作餘寒。玉簫吹過曲闌干。東陵飛下三青鳥。女兒破顏鈿窩小。繁華瞥眼徒紛紜。羊牛踏穿阿廢墳。隔江山映殘梅晚。招之不來殊偃蹇。主人勸客爲樂方。陳郎叩舷發老狂。高子哦詩妙五字。遊魚出聽燈在水。風花上已連清明。有約更賦麗人行。

原註此詩在祝  
荔山席上作

澤州陳說巖相國廷敬詩情超越筆無纖塵聞笛詩云一片長安秋月

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古無消息腸斷風前入破聲

聖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初白老人時為編修供奉內庭詩云

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稱旨內侍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蓋

同時有澹遠學士也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趙秋谷贊善被放後縱情詩酒客津門時著海瀕小譜朱竹垞贈句云

閒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時竹垞亦居林下築室曰娛老軒

趙贈句云老為鶯脰漁翁長閒上鴟夷估客船具見兩人高致

宋牧仲中丞家居嘗命作蘇子瞻像已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

詩名振天下其論詠物詩甚佳略曰邵青門長蘅以詠物詩最難即少

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

義山鄭谷曹唐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為正宗必如青門

言詠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

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

余於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錢塘顧啟姬鄂幼輿室人。也能詩。在京師有花憐昨夜雨。茶憶故山泉之句。一日幼輿遠道訪牧仲。牧仲贈以詩曰。閨中有高詠。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爲贈婦篇。畫眉君暫輟。下榻我相延。賦就滕王閣。靈風促轉船。

作詩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不足爲法。家初白老人有秋花詩云。雨後秋花到眼明。閒中扶杖繞階行。畫工那識天然趣。傅粉調朱事寫生。此詩可與前意參看。宋時或有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程子亦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若今之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知此可以言性靈。

周櫟園曰。朱竹初但求之楮穎閒。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絳。爲賦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傴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河畔立。支離更見曩中身。櫟園在閩著閩小紀。極爲該博。并

論閩中詩派。明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謝在杭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宏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鄧副使汝高爲之冠。在杭蓋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者也。

宋牧仲以江西詩派論課士豫章。率昧於題旨。新建張扶長吏部秦來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江西派共二十五人。其次第則首山谷。漁洋論詩絕句。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

寧都魏叔子徵君禧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挾一客過魏。丰儀甚美。不通名次。坐定。天樞揮扇不已。魏竊視扇上有登焦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魏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魏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於此邪。於是恨相見晚。并爲作一石山房詩序。

長沙朱氏遇吳逆之亂爲營兵所掠氏志堅衆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屍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濱夢訴於父母驚起迹之獲其屍得懷閒絕句十首有云少小伶俜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又曰狂帆慘說遇雙孤掩袖潸潸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冢在姑蘇陶式南筆獵所載十首與此小異

煙草前人無詠之者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曾命門人賦淡巴菰

淡巴菰煙草名見姚旅露書

詩多不傳惟慈谿鄭太守梁爲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

寧陳文貞公有五律四首備錄之神農不及見博物幾曾聞似吐仙翁

火初疑異草薰充腸無滓濁出口有氤氳妙趣偏相憶縈喉一朵雲異

種來西域流傳入漢家醉人無藉酒欸客未輸茶莖合名承露囊應號

辟邪閒來頻吐納攝衛比餐霞細管通呼吸微噓一縷煙味從無味得

情豈有情牽益氣驅朝霧清心卻晝眠誰知飲食外別有意中緣清氣

滌昏愁精華任咀含吸虛能化實嘗苦有餘甘燭火寒能卻長吁意似

酣良宵人寂寞藉爾助高談



長洲沈碭士編修德潛有說詩碎語二卷推論歷代風雅源流一一抒  
其心得其自爲詩有竹嘯軒歸愚等集專宗三唐文質相麗五言及樂  
府尤爲擅場明妃詞云霧帳琵琶曲休彈怨恨聲無金酬畫手妾自誤  
平生

秋聲館吟藁仁和符聖幾之恒遺詩也聖幾爲余友藥林從姪學詩於  
厲徵士樊榭具有宗旨年三十三夭樊榭序其詩曰澄汰衆膚清思眈  
冥松寒水潔不可近睨尤工五言如燭光來樹背人語到堂襟草長橋  
西路菱枯水上田花寒斜更斂香潤斷微生鷗寒依葦立山靜見煙生  
小橋連野水虛室貯秋寒寒煙棲木末活水齧城根等句絕似咸平處  
士

錢塘龔繼武之修過岳墓句云丞相只憑三字獄將軍頓廢十年功渡  
金陵句云潮回大江白日落萬山青西顛嘗爲余誦之尋聞轉客高淳  
時有順義趙丈之璋令其地余謂之曰縣有邢孟貞其人君盍物色之  
逾年得書已物故矣

周月東焯天津人。賦詩務極研鍊。不肯苟爲雷同。有卜硯山房詩一卷。嘗作詠物詩。推敲一字未就。語人曰。吾爲此損眠兩夜矣。又嘗待渡河。千日已昏莫。孤艇獨橫旁。絕無人影。得句云。喚船人不應。水應兩三聲。且行且誦。有同渡者見之。匿笑。月東傲兀自喜。夷然不顧。里中人爭傳述之。

王瞿

會祥

工書。以詩古文鳴東南。中年棄舉子業。絕意仕進。寄西影詩

云。洛下誰營安樂窩。江鄉風景更無過。強禁白髮惟閒可。欲附青雲奈拙何。小醉花村兼草市。大歡社舞及田歌。緘詩爲報同門友。勝事狂夫占已多。跌宕自喜。可以想其襟抱。

染香子

宗蔡

吳縣人。年二十未學。從余讀書。不數月卽解吟詠。月下

觀弈詩云。夜色澄泔一局成。中庭地白絳河傾。手停方麴渾無暑。坐隱文楸靜有聲。敲處不愁燈燼落。看來頗稱篔簹紋。清更闌莫便推枰去。月爲閒人分外明。和余人日詩云。夢破琴聲春意融。海門晴色上樓中。誰家挑菜臨河渚。幾處停鍼話土風。芳草漸侵牆角綠。梅花低映酒鱗紅。

年年歸計輸鴻鴈。目斷南雲望碧空。皆婉約可誦。又冬至東安道中  
有風動疏林葉。橋危怯馬蹄之句。頗得鍊字法。

王正國一名舜國。號桂宮居士。金陵人。爲朝天宮道士。善畫。有吳小仙  
筆意。好飲。求畫者多以酒飲之。醉輒作畫。立盡數十紙。嘗於鄰屋白板  
上。就木節作睛。畫一龍。一夕大風雨。板上龍失所在。木節空洞如鑿。凡  
所繪龍。一時俱成素幅。後患痢死。遺矢治痢如神。人謂其仙去矣。吳東  
壁作王道士畫龍歌。朝天宮裏老居士。曾走方壺探弱水。收拾靈怪入  
筆端。先學小仙後道子。等閒不肯輕揮毫。不稱神畫稱酒豪。求畫定載  
一石酒。一斟一酌心陶陶。酒酣興發重引滿。左執酒杯右執管。千紙萬  
紙頃刻成。牛鬼蛇神恣怪誕。落筆好寫蛟龍圖。騰身時作龍躍躍。神來  
拂紙一揮霍。筆勢早已凌雲衢。東鄰老翁冬作屋。四壁白板新斬木。板  
間雙節點漆圓。炯炯有光若張目。居士就目作龍形。攫挈夭矯龍如生。  
草屋時時作雲氣。爪牙鱗角生光明。一朝風雨晚大作。雷轟電掣火欲  
灼。雨止已失龍所在。眼眶空洞如椎鑿。一時畫龍俱無存。素幅不見筆

墨痕當是乘雲各飛去。成羣引隊翔天門。自古畫龍誇神助。葉公泯沒  
僧繇著。葉公畫龍龍飛來。僧繇畫龍龍飛去。畫龍龍來龍笑人。畫龍龍  
去龍乃真。真龍卽在三寸管。取多用宏推通神。居士畫不恃烘染。妙技  
肯爲古人掩。精神凝聚生色相。晴自能飛何待點。居士本是神仙宗。畫  
圖偶爾畱遺蹤。仙蹤渺渺不可卽。吾知居士其猶龍。詩載東壁金螯集。



蓮坡詩話跋

詩話有兩種。一是論作詩之法。引經據典。求是去非。開後學之法門。如一瓢詩話是也。一是述作詩之人。彼短此長。花紅玉白。爲近來之談藪。如蓮坡詩話是也。夫人幸生隆盛之朝。得與當代名流。聯吟結社。因而摘其篇章。詳其姓氏。彙爲一編。俾後之覽者。如親見吾警欬於先生長者之前。而吾之篇章姓氏。亦藉此以傳。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壬寅秋日。吳江沈懋識。